

唐縣志卷之八

山陰平鄙鼎纂修

藝文志

碑記 序
補遺 碑序

攷 疏 傳
祭文 墓銘 詩

志之有文以徵信也古人記載所存令千百世而下頌詩讀書尚論其世如見其人矧于里閭之因革損益利弊廢興以及表彰賢哲諷咏古今因斯而見志

人 遺文徵諸當世洵得
泯泯俾作者之 不傳而杳

寇 失傳蒐羅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一

其

碑

科貢題名碑記

焦希程

唐邑古膠國之墟仲山甫世居之地而申謝之間也是故賢才代生夙稱名郡李唐援厥山之義始以名州明興之初以茲地當戎馬之衝付厥政於甲冑之臣凡學宮之建皆蒞事者之所經始予嘗遊覽其間得以考見彼蓋不能無意存焉聖神

竹文教日新迨我皇上道化洋溢都人十

磨若科與貢蓋彬彬焉然而世遠人亡難于諮

姓氏不可不紀也夫尚友之士始于一鄉苟鄉哲

之弗聞何尚友之足議則題名豈司政教者之末

務哉顧茲學宮僻隘有司者恒傳視焉夫日與髦

士揖讓其間恬弗爲念矧能悉心于既往之鄉哲

歲乙君執知邑政威惠流布政

民居以闢其隘高棟宇以偉

罔弗修舉夕講授於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一一

于明倫堂

履歷復虛

以俟將來乃命諸生賈鎧王寅來謂希程記

科目政矣乎夫治于實

成于風匪實則文告幻非風則規戒荒夫是之爲

教衰教衰者曾是以爲政乎今諸鄉哲知行交勗

體用無岐皆非可以僞爲焉者而諸生日游衍乎

是碑之側豈不相與指而稱之日某也才某也賢

某也仕無負于所學無愧于茲庠無忝于科且

焉而吾可弗若是哉其或有弗類者亦豈不從而

議之匪徒議之且有詬耻之者矣又豈不慨然
思曰吾他日之出也將以題吾名於茲焉後之指
吾名者抑多矣則吾繼自今可弗自愛乎夫若是
而後作碑者之心慊矣然則題名豈司政教者之
末務哉若夫睹登名而心伎觀履歷而朶頤馳志
于聲利之場而失步于大道之軌則非惟爲是碑
而實爲 一可以復吾主司矣遂

碑記

春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

故叔虞封地土

稽重禮有

風明興科 屢不乏獨學宮歲久傾圮鐘

委于

萊塞

師無所棲泊甚之沿

襲樸陋先師之不王而尙像也從祀之不廡而同
堂也視典制蔑如矣萬曆辛丑黃侯以博陵學正
被命而來低徊廟下輒慷慨語曰此余之責也遂
集諸弟子員庀材鳩工克期從事釐正廟制易先
師以木主位從祀於兩廡釐然與之更始廡前爲
戟門又前爲泮池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環爲三汲

橋初魁樓于上與紫玉諸峯相接廟後爲明倫堂
左翼以齋爲博文由齋而東曰義路諭訓三舍置
焉是爲左儒門右翼以齋爲約禮由齋而西曰禮
門名宦鄉賢省牲三祠置焉是爲右儒門竝堂而
左則爲敬一亭竝堂而右則爲啟聖祠堂後爲尊
經閣閣之上藏先師遺像蓋像祀久遠不忍瘞之
地下是閣旁爲兩楹鱣講有舍庫廡
有所如躬圃亭題名坊俱如制資費而帑不損
民不勞侯眞能吏哉陽子有云

治之盛衰視其學之

盛美之事

須歷而後大脩自昔建學若斯之重也當世樂
循涉征繕逡郤步惟防民口

弭官謗卽郵傳津梁悉置不問何有于孔氏之門
哉侯之此舉非强有力弗能辨矣諸士抱遺經而
升新鬻寧謂侯之意僅僅于廟貌已哉士能借外
境以返內觀爭自磨濯日新其德與學宮同恢廓
則克副鼎新者之微指耳侯雖以政術稱乃其學
有根底見有獨到若所著述哲如也今治唐五載

志潔而令明才裕而事集修廢舉墜治聲流聞
下不啻學宮爾也則其可大書特書者此亦其
斑哉余因其請而爲文以紀之侯諱茂號完樸蜀
之富順人萬曆乙酉舉於鄉

敷文書院記

李長春

蓋黃侯之言曰不佞初至唐而權採之使旁午於
道應之弗遑也及稍間進 生 曰今制邑令得
領 生爲師帥謂能談說經術揚挖藝文以相切
佞雖寡聞乎願與諸 訂取仕學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

之 紬繹之顧安所得善地 耶已謁文
昌祠于邑治之東覩其前列紫玉山左繞桐栢渡
峯律沕瀟 爭吐瑰竒于 案 不佞廼命工葺
理之僅枝柱塗墍已耳比掘地丈許得一石鑿曰
仙音樓石下覆一盂內書狀元及第不佞始瞿然
驚已輒然喜曰茲唐邑人文炳烺科名赫弈之徵
乎繕治胡可已耶遂闢扉而入庀材鳩工爲堂曰
大雅左興賢右育才堂後隙地構亭其中日蜚英
雜植諸花卉實之距亭十數武巋然南嚮者文昌

閣也由閣而後爲堂曰錫類旁置高明中庸二齋
拱若兩翼循齋而後迺執經弟子謀建靜正堂一
區旁以洗心堂佐之蓋命工之初卽與諸弟子員
約吾儒事業原從心始聖人以此洗心神明其德
今諸生日萃于中裒搏盤辟取六經四書諸史肄
業焉幸無讀非聖書與百家言以淆正學而犯時
禁令俊髦之矜揖讓彬彬如 絃誦琅如也辭章蔚
如也庠幾與中原之藝苑爭爲雄長矣循堂而出
皆 碁置顏其楣曰敷文書院 爲我記之

余惟書院廢令不與士治久矣不知令製錦者也
藉令以才而復輔以學是猶美錦而以五采增之
綺繡極矣黃侯斯舉尙亦 元黃粉藻之思乎聞
之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昌之爲言明
也盛也大也雨粟泣鬼鏤石篆金名曰文字之昌
倚馬吐鳳月露風雲名曰文詞之昌石渠虎觀萬
卷五車名曰文籍之昌其星一日上將二曰次將
三日貴相四曰司命五日司中六曰司祿人士貢
舉名與祿實掌握焉其降神在蜀而著靈則無

不在于右文之世大有功也黃侯以蜀人而爲唐諸士徼於神余知盼蠻之應視昔當益赫昌大文明其未艾矣射策掄魁之兆其在斯乎余曩知貢舉與有造士之責故願諸生共淬勵之以成黃侯作人之德意云

郝侯去思碑記

邑令親民之職也所以承 而宣化也得人而民被其福匪人而民罹其憂任是職者不可不慎也我大尹郝侯籍順德廣宗蚤歲讀書奮庸科目來

宰唐邑宅心兢業嘗謂政教之舉也在乎治民事神而已如農桑所以養民則必勸課之學校所以教民則必作育之剖斷讞 而民不稱冤嚴戢萑苻而民知畏法慮民力之勞佚無時也則建譙樓以節之移民之歸附無棲也則推懷柔以綏之此治民之政舉也崇飾

文廟必華采而閔麗侯則日無苟作也修整壇垣必堅樸而崇厚侯則日無苟費也此事神之禮舉也五載之間教行政成邑里晏然四民各安其業

鰥寡孤獨各遂其生侯于子民之職可謂克盡矣
于循良之選可謂無愧矣惜以丁內艱去唐之民
扳轅臥轍而制不可迺思所以志不朽者屬予記
之而勒諸貞珉予嘉唐人之誠且樂道人之善嗚
呼覩河洛而思禹功食五穀而慕先德侯之政績
在人耳目今其去也非侯之不幸實斯民之不幸
也斯民不幸則思思則謀不朽而勒諸石蓋以思
之所存侯之所在也余不文爰述侯績著思誠之
衆志以俟輶軒之採復系之以銘銘曰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八

赫赫郝侯不剛不柔敬爲德輿仁義是邁持身恭
儉不競不綵六事修舉治教居尤不事矯飾砥柱
中流揭虔露誠敷政優優馳聲四境童叟歌謳較
之往昔循吏同儔太史採錄特書芳休繼今作政
宜紹嘉猷

王公去思碑記

馬之騏

宛東之國唐爲大然唐故多瘠土民田或兼阡接
畝力不能任賦稅自正賦外益以餉遼逾額且三
倍而婦子曰嗷嗷悲剝肉矣紳士雅多彬彬禮讓

之習里中豪恒武斷任俠甚或調刺以持短長若
劇孟郭解輩時不乏人蒞茲土者噉噉以擊斷旣
慮察淵煦煦以市息又虞委轡自非酌寬猛之宜
而妙 絀之用胡能居見德而去見思哉歲庚申
浣瓊王侯以甲第高等來縮邑符寸鑲銖錙之羨
不以溷催科鈎金束矢之微弗以汚棘木威伸拔
薤則隼罔肆于乘墉明竝燃犀則鼠靡容其穿屋
使蒼黔黃白之衆汨汨若飲清冷而胥吏伍伯之
儔凜凜如負霜雪狂狴唯謹萑苻不驚保伍時嚴

金湯自峙曾不期月而謳吟贊頌之聲洋洋徹四
履至蒿日加賦之苦手自削牘三請于臺使者
不啻雒下之痛哭監門之繪圖勞止獲康伊誰賜
矣壬戌上計于天官曹謂循良異等不宜久滯此
彈丸地遂以繁調秦之咸寧唐人士皇皇走扳當
路如失慈父母疏上得復留實出異數而咸寧人
亦復上章扳臥至軹其車不得發古所稱潁川士
度伏闕而借寇恂乾鳳黎民遮道而爭杜衍度幾
其再見之復蒞後章程旣定心志攸同無假戴星

之劬長享鳴琴之逸日惟與二三孝秀程材講藝
而案不留一牘堦不費一詞邑事 斑斑大治矣
夫神雀五鳳間號多循吏夷考其行非有殊尤卓
絕之奇不過撫綏勸課吏習民安已耳卽羊叔墮
泪于峴首朱邑留祀于桐鄉益州繪祠于眉山醴
泉祈諧于佛寺亦惟是深恩濺澤膠結而不可解
遂至千古艷爲美談以今觀侯之治唐與唐人之
戀戀于侯者其感孚淪浹之深豈不令昔同一軌
耶侯復以入計行適當內召將拓其治一邑者以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十

及天下唐固世世在覆露中卽傳治唐嫩績以長
爲理縣之譜唐之疾苦其亦永有瘳矣邑人士建
祠肖像以志侯志思特徵余言勒貞珉余亦得藉
手以稱惇史寧僅唐人之厚幸哉侯諱文清山西
寧州人已未進士

國朝

重修學宮碑記

曲耀辰

皇帝二十有二年桂月先甲之三日邑博士張君 令
賈子七襄詣辰里議建修學爲邑侯楊公築

文廟墻高大戟門建設先賢神主計也公始至唐
時協裕之車牛民多累比戶之盜劫民多驚取貨
于市民多擾採薪于山民多艱老人之更報民多
困于里之派庫子之供應民多苦于費之支公去
其累靜其驚息其擾釋其艱免其派不取其支更
絃而張之悉德焉頌遍東荆民樹幟以誌之蔭滿
西堤士歌詩以咏之夫士者民之望也收民者先
收其望公爲民釐弊而尤念學校爲士之所出不
憚力而加意整葺其將以是收其望乎公初謁

文廟見墻垣盡頽乃捐俸鳩工百堵皆作環橋門而
鸞聲新聽者後先樂附也繼相舊戟門卑卑無足
觀大啟其宇黝堊丹漆煥然一新釋菜日進覩兩
廡虛設七十二子之姓氏俱未之列命司禮者詣
郡庠錄以歸如瞿九思之議舉以法而爲之主向
之盡頽者今復數仞矣向之無足觀者今則巍然
矣向之入其室而不知其人者今諸賢位置朗朗
若日星矣張君終始監其事知此之不易成也不
欲沒其績致辰爲之言以劓諸石辰思今

聖天子親行釋奠禮經筵時 與文臣聯詩詠訂
期以絃誦陶淑吾民而刑名錢穀之司雖各擅其
長不盡稱

上揆文意旨公獨勤勤于學宮其亦仰體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休乎夫文教之不崇始于當事者
之不重儒不重儒則視夫子之墻若罔聞知焉矧
其爲夫子之弟子與公勤勤而脩爲是舉其知所
重也夫然服儒之服者皆託于聖人之門牆而從
學于聖人者也公優遇之月爲課以程其業季有
試以鼓其修循善誘以造就之心重之非謂其
邀利達于異日植桃李于公門也重聖人于其誦
聖人者而重之重

朝廷推

朝廷養士于學之意而重之是則可傳也袁州學記以
知袁州者范陽祖君傳唐之學自今以往當以公
傳公諱燮字仲霖盛京人

復建唐治碑記

田 介

唐本古豫地東北蜿蜒百餘里廷泌水而西西南

會沂河經流其中者唐河也倚河爲城城西爲
縣治治據地最高東西廣八十八步南北縱二百
二十步當年建置蓋閎廠壯麗焉明季盜起土人
肆應縣燬焉

皇清二十餘年官于唐者非僦民舍則寓祠廟纂神居
以蒞民役卒皆鬼使魑魅魍魎白晝公行康熙元
年前資政大夫今任延綏總兵官韓應琦奉
命旋里憫縣治之不復爲通邑羞集紳衿耆父謀所以
興復之未幾以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十二

王事還朝不及董厥成惟獨豎聽事一廳而去三年春
余來尹茲邑仍寓文昌祠中祠之門以外風侵日
妬門以內紙幃竹樞倉庫寄西城吏胥露立簿書
案牘盡委之旁寺廡下上下文移有甫脫緘卽不
省識錢糧舊籍漫無考據詭弊至不可窮詰里民
之愬不均者日以數計爲之愀然太息日縣之不
可爲乃若是耶及得韓先生簿籍卽毅然以身任
之屬有楚師協餉之役竭蹶三月方告竣而
王師返旆供億凡四度民之疲于輸輓者不可言遂

忍不敢發八月中楚之西山蕩定勞魂甫寧卽延
紳衿諭邑人請如約且告以不得輕用一民惟捐
俸節省外餘皆仰賴于諸紳士咸懽然樂赴輸錢
穀牽車牛輻輳而來不揣綿力遂擇于九月十八
日荒度土功門堂垣廡皆有分任獨寢樓便坐二
室曾無承捐因慨然曰是余之責也夫乃訪之野
黃茆白葦莫可克棟梁者于邑之中得惠子毓美
者樓一棟議以價不售許捐構退食所爰命工師
刪腐敗補闕遺拮据月餘豎于十月之十三日時

諸物艱難砌石爲最尺寸皆覓之頽垣土中十一
月二十四日又立便坐齋自此爲門爲屏爲館爲
廡贊政筦庫次第皆立其規模視先之日不少遜
矣曩唐房制旁用飛簷飾以藻繪用是美觀然風
雨久版落梁觸壁外用甎襯以坯坯弱甎強每離
折不相屬瓦下多用泥泥重椽墜時有罅漏不可
補遂相仍至于敝不可救茲則砌務密不令寸木
見風雨壁內外純用甎且交相牽毋令各立去瓦
下之泥櫛比如法凡以使可經久且便補綴也或

曰縣治傳舍耳何妨 畧以俟異日余日不然
君子憫縣治之不復爲通邑羞發憤爲此以爲一
勞之後當永逸也使以苟且爲之日前非不省力
不數十年而頽墮相仍聽之則士大夫之羞復爾
爾也改作之則士大夫之勞費又不貲也今茲之
役以常費計不下數千金始之不愼貽累于後非
士大夫意也且令後之君子得以議其簡陋故寧
樸毋華寧堅毋巧一戶一牖必以難愼之心處之
歷兩秋冬始落成焉工成凡竹頭木屑之輸具刻

名石中志不忘其勞也故記之

名宦祠記

田 介

宦何名乎其以催科名乎催科者民之怨也蠶婦
泣耕夫愁織婦浩歎若是者不得名鷄不栖大不
寧鳥獸駭散若是者不得名甚至猛如虎毒于蛇
蒼鷹厲隼若是者益不得名宦何名乎其以撫字
名乎撫字者上之恩也時補助時賑恤蠲租減賦
吏不得而請也若是者何以名寒者號饑者啼老
弱展轉吏無從而告也若是者何以名甚至師興

于六月役動于萬里河防海防窮年而無所止息
吏更不得而止也若是者又何以名宦何名乎意
昔者之人能之而今之人不能乎攷昔之宦遊者
何代無人而循良之吏獨稱于漢世自此以下希
覲焉豈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一時故篤生群彥以
光一代史册乎抑所以風厲而率迪者表正有素
考課而殿最者衡量無爽乎今天下宦之名者何
人乎而名宦之祠所在有之其將有待乎抑實有
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意者民易見德小惠果不

能忘乎抑飾智弔詭欺世而盜名乎吾不得而知
也然天下宦之名者雖不多覲而實心保障克供
官守者不可謂終鮮其人也而名宦之祠所在皆
有則亦因其有而有之後之人是祠者必將有以
自問矣宦何名乎

秋香亭記

田介

秋香亭不知初自何人何代問之故老不能言其
意或曰依楸置亭楸花香故以名或曰亭成而異
香來也余惟楸有花故不香此當失其指至亭成

香來則又怪誕不經殊非當日命亭之意以今思之大抵秋之日農事成催科以畢官斯上者樂其餘閒思所以息紛囂而賢士大夫皆嘉與有成冀得于涼颼皓月之夜吟咏鼓歌以通上下之情秋之日爲適也古之君子志存作育在天下則以天下人才爲已任在一邑卽以一邑人材爲已任磨礪砥礪日見其損而其期望之意每托物以明之曰吾作此亭植此樹秋風花香伊人其佩之歟抑或用匪其材志與時違見百姓之顛連而不能

救感時政之流敝而不敢言頓思拂衣願言歸田鋤淵明之三徑於簿書鞅掌之暇以時栗里在目無或牽情不去也今年秋公署甫成伐竹誅茅卽其地而新之妄擬兩意作記於亭噫嘻草石支離而磊落風物蕭條而淒清地白中庭空見露冷秋風幾度何處香來固已日望南浦之雲夢隨衡陽之雁矣余其久居於此乎若夫少長來遊羣賢畢集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行見桃李不言下成蹊芳蘭在谷馨聞于天余與二三子浮徹炬待

月之觴操霓裳羽衣之 是亭也

清德堂記

田 介

周官以六計弊群吏先之曰廉若曰善非廉不可謂之善能非廉不成其爲能也當是時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六卿之長兢兢奉法而牧伯旅師皆罔敢隕越廉之名無從見也迨至金車下問徵求日繁列圓始有以賄聞者而聚斂之臣乃起爲之培克以盡其利侵淫以往遂至列侯以酬金除國藩鎮以進奉競寵潔修之士一登仕版有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十八

欲爲廉吏而不可得者而廉之名始貴于天下春秋時原憲辭粟九百巷不容車及門病之孫叔敖爲楚令尹妻子不免凍餒而爲優孟所激發此殆廉吏者與乃論者謂士生三代之後獨清獨醒非所以保世而延譽也立身清濁之間不夷不惠可奉爲居官法以此與世浮沉亦自曰能揆之劉寵之一錢楊震之四知殆有 焉唐天寶初李適之罷相刺唐州有清操唐人德之蕭誠爲之作頌宋紹聖元年汝南頓起守淮安郡慕適之之爲人作

堂以祠之其記曰余假守淮安得蕭誠所書唐刺
史李公清德之頌讀其辭而咨嘆之不已既想見
其爲人又作堂以庇其頌且得朝夕從容以觀非
徒愛其文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其
心何心乎寇亂後堂既毀頌亦無存訪于野得遺
志具見所以爲之求故地而堂之仍其名曰清德
蓋適之以天植無欲之衷潔已遇時得行其志以
有此名公之心也頓起立乎百世之後企百世之
前勃然感興思有所則倣也亦公之心也今日者
今人當不遠也

田公去思碑記

曲耀辰

唐在昔賢大夫歷可指數而楚之京山田公爲最
著公以丙戌高第尹于唐明年當報政例應遷艱
聞乞以制去紳士父老挽而留之莫釋也相與謀
俎豆公于專祠志不忘也且曰公百歲後吾子若
孫不獲見公見公之祠如見公焉耀辰聞其言而

義之爲之記曰禮禦大菑捍大患則祠之祠以昭報也公何需此一報也然公之澤及于唐者甚大民終不忍去公于懷也祠亦猶行古之道也因記公嘗日百工度司受事

欽工君心民望固不易副而縣令尤不易司民而不敢爲民請命令不易牧民而不得爲民求牧令不易淚墮而尹鐸雖勞無裨三載之殿最如是者令不易催科而陽城微拙莫追終歲之糾劾如是者令不易假虎之狐搖尾而恣威福憑城之鼠拱手而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二十一

肆吞噬令卒不敢誰何者不易公處數不易之地推心置腹脩歷諸艱不媵人以媚人不屈身以呈身不市小惠以要喜不傷大體以招謗不以上官之峻傲易我素履不以下士之甘言徇我顏面公之守誠卓而公之善政嘖嘖在人者正可紀也公徵輪不煩鞭箠而如期如額編審里排逃丁補亡丁去而現存者無因清查新墾荒者除熟者抵而坐荒以爲熟縱熟以爲荒者悉除

欽工數歲一夫役衆夫幫第給由單各自兌取卽止

王師六月草輸草豆輸豆不折不耗不多應供之額
不尅抵兌之餘各如其數而止兩相陳不株莫
不贖緩井言折獄洞見表裏豪右知法卽止驛馬
遶道解逃迂途民不堪命朝詳而夕禁焉一一如
其所請而止鹽引國課也原額二千七百一旦加
之以四千七百八十七引公一議再議必愜公之
說卽止而公之心終未卽止嗚呼公之爲唐治者
良苦哉會見公三年以來有抱不急之牘溷公署
押者乎有梟日積旬匍匐訟庭輕繫囹圄者乎有

袒庇大家梳縛單戶者乎有宵人外嘖笑搏徒囂
飲惡少年舞于市者乎有厨傳供帳不價而取豪
商架債肆行逼民者乎有借客爲奇貨而凌虐貧
黎狼狽賺民之行戶者乎有軍民訴差不均訟師
妄唆越控者乎曰無有且以其暇構名宦祠建縣
治百餘間以及墻圍捕署秋香亭清德堂城門樓
梁口諸役皆不煩民間一錢又以其暇流覽圖史
平章花木手種桃成華李成實竹林樹成拱荆
藁廢基煥然一變風度埒于河陽復嘉與諸文孝

立課授飡談說經書搜剔古人心胸以啟闢
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唐邑之元氣何其
休養而生息也公可忘耶不可忘耶公文章高古
似昌黎峭勁似子厚書法詩賦冠軼一時今人中
不多得也異曰

聖天子簡卓異于循良公出其所以治唐者入告我
后推一邑之豈弟以周悉東西朔南之疾苦天下行且
祠之矣祠之請自唐始公諱介號眉生湖廣京山
人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一二十二

序

國朝

募修文昌閣魁樓文峯記

李興運

唐在昔沿革各異人文代出陽邑發紫玉之秘壽
張開搗錫之竒天封之列仙不僅耀武于雲臺八
公之草木行且功侔乎王謝方今

聖天子闢門籲俊採春花掇秋實而唐人士寂若罔聞
無以稱

上意旨何哉豈成人之未有德與小子之未有造與

書之漸漬未厚氣 之遇合偶乖與余竊 之而
不得其解或曰主文教者文昌也持文衡者魁星
也乾德中五星聚魁遂兆一代人文之盛趙普蒙
正寇準仲淹王旦歐陽修諸人相繼傑出卽熙寧
以後三蘇二程邵堯夫司馬君實列君子猶聲著
千古

聖天子春秋之祀與文昌帝君竝重之而今安在哉或
又曰應文運者文筆也堪輿家多神其說諸郡邑
屢建輒効不同于報章織女乞巧天孫也而今安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一十二

在哉余曰果如是是余之責也爰屬諸役而問文
昌役曰今蒞治之縣堂卽昔文昌君于菩提寺後余
國初甫定借官署于此祠而移文昌君于菩提寺後余
曰文昌司儒菩提司釋置之于幽僻之地而重之
以諸佛殿宇之彈壓是等文教于浮屠也再問奎
星役曰魁星樓舊在學前三汲橋上昔巍然煥然
今僅存遺址矣余曰是委衣冠于草莽也更進而
問文筆役曰城上東南隅暨城外巽方皆有之時
入頽圯磚石爲土人竊去忘其蹟余曰是等高山

於平地也三者無一舉而欲闡濂洛關閩之秘
鄒魯洙泗之壇陟東山泰岱之巔窺升堂入室
奧鵬飛九萬腰裏千里不亦難乎或曰信如斯請
以文昌還故祠而官署復舊治余曰然第年偶不
豐俟以異日更爲今計莫如擇邑中望地另建文
昌一閣僉曰建之便莫如踪魁星廢基重修一奎
樓僉曰修之便莫如攬山水要會之區峙立一文
筆峯僉曰立之便言未竟而乘輿在望起視之則
兩廣文至因述所議謀與鳩工交相謂我曰日者

韓君紹公念故鄉乏人無與共事丹陛手書各臺
已有成說曲子天樞所見畧同亦數與前任某某
屢言之而卒未果且曰數載前諸士庶願捐千金
以勸厥成而湯君曰嘻是不獨爾唐人士之事也
余任唐雖度支不給而先訓太康猶有餘俸願捐
若干數張君尤慷慨樂予顧余而前曰某訓唐有
日求侏儒飽不得耳幸先大父繡衣公猶有負郭
田願易數畝以爲施余職茲土敢憚微勞爲爾多
士倡或又曰士之子恒爲士此耑責也余曰否士

之子恒爲士農之子豈終爲農與

募建縣治序

韓應琦

從來興大役動大工多持難而不輕廢審慎而不
卽行者一曰視時勢之緩急一曰酌關係之重輕
利不百者不一舉成可守者不一剏此以畏蕙之
心積因循之弊不足與天下事者也至若邑治之
不可不建也官署之不可不設也無緩急輕重兩
可之較量亦明矣唐自叔虞受封以來歷代藩屏
爲京西南衝要蒞茲土者故多偉人舊署巍巍於
宛之東長民者勤撫字問疾苦王澤得下究而積
行得上聞度幾古治哉自兵燹圯毀迄今幾三十
載我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一二十五

朝定鼎以來海宇一新百廢俱興當事者拭目以觀太
平而唐邑署猶在荆棘瓦礫中與徃代銅駝並生
息不佞勤勩王事十有九年矣壬寅春奉

天子寵命歸里安親一見父母之邦尙爾頽廢如故戚
然悲憫不禁百憂交集泣數行下詢其由官於前
者以待後官于後者曰不遑及因陋就簡甚非所

以尊

朝廷臨百姓之體統也不佞思故鄉鴻雁初集之餘體
邑侯上致下澤之難不敢盡以賢勞望之他人而
慨然以身先之爲父母者蒞治公庭撫綏黎庶不
可以無常所凡我桑梓父老子弟盍亟共襄之其
有不煥唐治于維新者乎茲役也壯邑里觀瞻之
色永樂利無疆之休由是而一切建置可次第舉
矣諸君子勗之哉敢以數言弁之首

攷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一二十六

明

積穀攷

永樂初制下郡國盡置倉官出金糴粟民贖罪入
粟收貯備賑擇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又詔天下
郡縣於四鄉各以官鈔積穀備賑蓋爲天下無窮
之慮後之議蠲議救必賴之唐之有預備倉也貯
上司詳允與自理贖穀之所積也其積過五千石
外收寄府倉六百石餘乃本府秋冬贖緩之所積
也外收寄撫院倉七百石餘乃牛價所糴糶剩餘

穀之所積也三十八年另設府救荒倉一所又
守洪公翼聖建議不用紙贖春夏上穀之所積也
洪公之言曰贖用折色有積有不積用本色凡議
一兩三錢五分者止納一兩照貴賤上穀餘充
費則無不積用地方財濟地方人官絲毫無與焉
總之免紙而罪輕刑罰可以兼撫字罰輕而穀多
豐歲可以備凶年其論遑矣三院司道俱聞而是
之猶未及行之天下也今夏按臺嶺南曾公又條
上積穀十利于朝有謂穀積則無利于囊橐可以

減桁楊縲紲之施可以救鬻妻棄子之苦穀積則
有裨于官評可以興循良清白之風可以絕貪
不肖之想至以南陽奉行無礙爲證于積穀之
又大脩及部院議覆亦無異同止以司道照舊額
贖銀濟邊外餘一切積穀奉旨頒 天下遠近山
谷扶杖傾聽視常平之隨時歛散必責民 較社
倉之或遇凶年雖償本息俱不必置慮而民坐受
浩蕩之惠焉况唐縣贖該八百石鄉鎮義倉數有
鉅萬歲在庚戌民樂輸而補之查實脩賑又與贖

穀並行而不悖矣仁人之利溥哉愚因條悉散穀之末議凡遇有凶歲必令鄉保報當賑姓名擇鄉之素稱長厚者付之籍之于縣令君親耳目之鳩形鵠面誰得矯假此猶其小者也荒必給粥以救老弱及流移枵腹之輩必擇素封好德者主其事無爲衙役所囊無爲詭名所冒無爲風寒所立斃乃可無患此猶其近者也曾鞏救災議人惟待二升之廩于上不暇他營莫若預計一戶二月之糧領而歸之以便生理今亦稍稍舉行人給若干粟

道纍纍不絕而未必盡救何也唐無林澤之饒桑麻之業凡佃作俱外封客戶平時牛種錢鑄與庄主各司其半乃能俶載南畝凶年非惟佃客不能主家亦不能必上之人盡給牛種期稔而償乃有濟且邑不知糞田惟徼倖于雨露之養旱則土浮愈難芟柞惰棄者比比常時必立農司限人墾田若干遇荒乃給應賑之粟不愈于倚命不常有之倉廩乎又邑中子衿瓶無儲粟者幾何家忍饑待哺者幾何家覈實而賑之訪其有行誼者倍恤之

不 一體之洪仁乎至於陳陳相因易換有法
又在邑大夫矣

所兵攷

周汝達

漢唐而後宋稱無兵乃熙寧七年指揮在京西額
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又增置土兵勇健額各四
百人唐州爲右屯十一視西魏淮南之屯兵爲詳
焉明初平定天下二年特命金吾右衛千戶程飛
兼知縣事越三年置千戶所增守禦之兵隸南陽
衛是時披草萊立軍府專制而稱決不止議軍而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二十九

縣之口賦租庸咸隸焉籍之軍興冊者旗軍千二
百二十人京西操備七百三十人門軍百二十人
操練官舍餘丁千四百七十人春蒐秋獮軍日夜
行不絕此其勝場也浸假至正德七年少耗矣流
賊猖獗大河以南無堅城右所千戶魯寧與縣侯
陳項倡義守死相攻守二十八日賊架棟櫨而上
城中人鼓譟下石却之又負舟板爲穴道計市民
呂聰出家麻油數十石灌薪葦火之賊不敢近夜
帛書入城云軍中見有金甲神兵騰空而下以

救唐民約城中無恐我三日必拔寨去初城中人猶以爲緩兵之術不敢信至三日果退 殘破泌陽矣是役也神功居多然神與人謀相應亦兵之力與閱今百餘年除遙隸薊榆邊軍外本所步操不過三百五十名守城不過三十名守把軍不過四十名召募義勇不過二十名承平而衰固其變也舊從縣大夫閱射教場見搦矢而中儀的者常十餘人私心亦謂材官騶發可壯在山之勞及退而詢之皆民間射鵰手倩面貌一時以爲固然宋

人之言曰兒曹空手不可入教場非虛語也然則何以覆之古所謂千金百金之士隨其藝而上下之有市租可輸牛酒可酺今制軍士糧若干而止民快食若干而止一毫不得擅多寡焉何以倡慄勇之技不與羸弱同轍哉說者憤衛兵不可用欲盡責之保甲夫保甲在宋時已有羈縻之苦邀求之苦鞭笞之苦決不可倚之爲兵惟縣大夫練之以護閭里禁一切佐領保黨槩不與其事乃善用之耳又欲復責之民兵夫民出財以養衛兵而衛

兵不得用又朋戶釀金以克民壯而民壯不得
至又身不免而兵之何忍哉則胡不引韓魏公之
說民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月相聚之樂僅不
兵以息其議也愚猶記江右王文成之平南贛命
兵備官于所州縣選八九人爲精兵優廩餼署將
領因用以平盜崔文銑亦謂縣僉民壯倣古士兵
宜練拔勁悍登其材武者守城緝盜懦弱仍令
之力田樹桑與保伍相比錯有警團結以守蓋鄉
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也今之于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十一

唐宜亦倣此意云

鹽政攷

周汝達

鹽之隸於河東也見於宋至道間顯鹽

種者爲顯
鹽宋制每

歲三月一日墾疇四
月始種八月乃罷

七十二萬八千餘貫通商之

地京西則蔡襄鄧唐此唐鹽所自始云淳化三年

陝西商販解鹽利薄多取他徑趨唐鄧以邀善價

吏不能禁八月詔除前禁度支郎李士衡上言輦

鹽勞民非便請通商流布而舊推年額錢分配諸

州 稅輸納則通商又自此始明朝仍隸河東

時三省鹽引原派四十七萬八千有餘皆在運
之數向未加詰後逢鹽院銳意清查革除虛每
引銀三錢五分在南陽浮額亦與俱減唐縣止二
千八百引乃著爲定額又條布行鹽者令如給樣
鹽以免挿和運司印發樣鹽一匣鹽到地印官
比對有色黑味苦與樣鹽不同者卽
行申
申驗發賣以惠商販先時牙店賒取誑價拖
延累商今發驗賣文簿
商人到彼卽將引目鹽價照數登簿其牙
店領若干該銀若干限某日還嚴追報比
世不能易也唐縣鹽法舊管於主簿衙相沿已久
凡河東比解俱廳役徃焉苟得其人奉行無滯不

煩置喙矣乃父老俱云最苦者在大商坐市高價
小販鹽不得行每致騰貴民間苦之然此亦有說
近者添進鹽四萬八千引屢疏題蠲未得請故大
商倚進鹽爲名傲睨市肆必盡賣後已小販資薄
不敢抗寧坐而待之或付牙店而洩之究致牙店
入手花費比比操空券而泣此不利于小販已甚
小販旣困大商愈乘人之急操其竒贏時估日高
得鹽不易嘗見小民持鹵鹽一斤買錢十六七文
貧民淡食勢所必至數月之間絕不得鹽者有之

此不利于小民更甚今查河東例每運鹽一
搭支進鹽一千二百引卽往來唐縣數亦有限
商安得復借爲口實如異時弊狀哉唐俗惟鹽價
有定正價百二十文牙店十二文得鹽一包重十
二斤自明初至今民守高曾之定價長子孫焉大
商素知其利價不減鹽可減方出河東時卽算計
吾鹽若干據百二價吾已得若干緡稍低昂之吾
又外得若干緡雖業非賈人子亦知徑竇賂賄可
通與胥爲市三倍之場肯令小販酣呼耶查條約

鹽價原平五百里內斤五厘八百外價遞增焉唐
地九百八十里斤不過分銀而足且解鹽非淮鹽
比彼衝陽侯之波期不可旬日數若河東陸輓牛
駕季各七百引照運司限單計日而至鹽必不缺
何騰躍之有愚意不論大商小販惟以引到爲始
大先則先大小先則先小各照平價而賣旣如約
每斤十文可得卽淮襄私鹽亦不下十文小民何
肯冒禁食私而取罪戾乎此不禁之禁不減之
爲唐鹽計不能外之若四六搭配之說此配于河

東而不配于唐縣也小民惟知有鹽可買而已何
論新陳哉

礦稅攷

周汝達

萬曆二十五年人皆攘臂言利事差錦衣衛指揮
楊坐東司督開五鳳山礦稅幸漉山鑠野不足償
工作費至三十二年乃得罷然稅派于唐縣民不
堪命三十八年唐令王名登目擊民坐水火不可
旦夕待語在申請書中其畧曰唐縣蕞爾邑計民
二十保計集三十處計正項錢糧一萬一千兩有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十四

奇其中生殖貿遷大約止當 之一隅縣西有
通襄河一道上載有紙板磁器下載有香油蔴
舊稅三百兩貨稅相當經行已 迨二十七年加
稅議起頓坐以千五百兩則五倍之矣于是商稅
不足派坐于賈區坐稅不足細搜于擔販甚且復
草蔬菜之必取何啻察鷄豚甚且茅店荒村之不
遺何啻稅間架其在初年民間有所借貸年歲亦
值豐收僅支一二年無負嗣後頻年赤旱一河舟
不通諸路酷徵四境客商鮮至兼以年穀不登

人民逃竄月日益積逋欠愈多日是賦稅之嚴
官應之如救焚極溺比徵之急百姓當之如折骨
瀝膏集頭店家不任箠楚西關藍希聖服毒而死
張薰自縊而死張仁王梓投河而死郭家潭李九
張進逃于岳州而死劉富 責賣女于新野閻克
仁王世清被責賣房而遠居王世瑞李霜李部張
徵俱棄妻子遠遁他如身無衣口無食斷息鬻子
割愛賣妻四壁如洗一家對泣者不可勝數此則
旁觀側聽道路之人尚不忍見聞况儼然爲民父

母者何心而忍至此極哉惟民窮如此朴責難加
逋負難償遂以庫銀暫移又以所糧借解至拖欠
稅銀千餘兩及正項錢糧千餘兩庫吏張業程擬
絞且粉身無措而提稅之票又旦暮相屬下矣卑
縣臨此嚴行查比務令奸弊一清僅可完本年之
六七耳若舉前數年二千餘兩之多而一併督補
切恐民之死徙零丁不特藍希聖劉富閻克仁等
而已甚且有司慢不以聞百姓逆而思逞他日者
木揭竿萑苻之變起於不測非盡洶洶者之好

爲亂也上人習聞此 日以爲百姓假哭耳不知
唐鄧之風自古悍跋抱杞憂而懷漆閔萬一馳馬
遭厥弱水覆舟卽欲掛冠全軀胡可得焉爲是冒
昧仰懇垂慈或于千五百中酌減二三以貽 賴
之休或于四五年前豁除逋負以甦倒懸之急
度乎仁濟百年恩徧萬姓而國家之元氣培根本
固下吏亦且沐德而歌舞之無已時也目擊時艱
心懷過計爲此仰祈仁慈裁奪蒙院司道報以温
語權以無礙官銀抵補以待請蠲民復其市如故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十六

疏

明

條請蠲災疏

曹文衡

右臣切惟東南財賦之區乃西北軍儲之藪俗敝
於浮靡民窮於游閒外腹中枯捉襟露肘頻歲災
青子遺堪弔重以逆璫之摻括而富室之懸磬者
十家而九矣兼以米價之騰湧而窮簷之化僑者
十人而十矣方覬海波不揚雨暘時若庶幾瘡痍
漸起半飽有期而不謂地震告警復罹此異常之

水旱也蘓松常三府濱海帶湖地溼水瀦惟陽侯
之有靈乃田疇之無害詎意六月初三日海嘯異
變初十十一等日大雨傾盆歷三晝夜不止節據
申報長洲常熟崑山嘉定崇明華亭上海青浦靖
江等縣毒蛟之所沸騰橫潦之所衝激萬頃汪洋
不辨牛馬千村汨沒誰是桑田屢歲誅茅旣全委
之海若望秋南畝又盡付之波臣枯骨弔魚腹之
魂遺黎洒溝壑之泣米鹽狼籍猶扶殘淚而淘洗
於灰土之中舊灶沉埋競拾敗薪而就爨於城垣

之上總之禾黍沒爲泥沙隴疇夷爲溪谷而民苦
無食廬舍等于飛蓬男女號于樹杪而民苦無居
晝逐波濤之碧夜多燐火之青而并苦無民舉目
傷心觸景流淚臣方與水爭民欲爲民請命不勝
慘極而悲而安慶池州等郡又以亢旱告災矣此
數郡介在山麓水滸正若萑苻縱橫多方爲之綏
靖即使歲時小稔猶痛餘生僅存乃據申報宿松
懷寧望江太湖潛山貴池東流等縣旱魃爲殃泉
源半涸庠車之汗血遍洒而不濡閭巷之愁雲密

布而不雨以發生之苗當此蘊 則枝葉先焦
炎蒸之氣炙此方長則根荻隨槁所謂罄其資本
竭其筋力而求斯倉斯箱者總歸之于虛也早稻
所收空於無粒晚禾之樹同於望梅目前已自啼
饑將來惻爲何狀目擊灾傷心切痛裂此悉微臣
不職有以致之敢云天地之不仁實慚饑溺之田
已通數年而計之則歲甚一歲就本年而論之則
災以繼災哀哉小民向之稱貸富室者今并無門
可貸向之鬻及妻孥者今并無家可鬻公私交困

餅壘俱窮當此皇皇多警之秋睠茲嗷嗷待哺之
衆令不死於荒而死於救荒之無策臣之罪大矣
令其自知必死而他蠢動以賒須臾之死臣之
憂滋大矣况今東南非無事之時也島寇伺隙於
海外奸民攘臂於城中東流早以流寇搶掠見告
幸而急爲撲滅故得旋就底定耳萬一乘此嗷嗷
屬有不逞之徒鼓煽其間豐鎬重地可不爲寒心
哉臣見入夏以來姑蘓一路地動兩見地爲萬物
之母宜靜以養其元夏當一陰之生宜靜以固其

脉而其動也忽焉明示以徵輸煩重命脉凋殘而水旱頻仍民心搖動興言至此洵賈誼之所爲痛哭流涕也及今不爲之所民非挺而走險卽轉而填壑則所云財賦之區將索之無民之鄉乎我皇上民瘼關心每履宵旰知必惻然咨嗟有以爲窮民造命者寧待臣詞之畢哉旣經各屬及各災民具呈前來除一面檄行設法軫恤仍候陸續勘覆外仰體

皇上如傷之念謹列五款奏報并乞勅下戶部勘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十九

實覆奏行之今列於左

一請永停免神器蠹袋加派案查遼餉海內所同皇上猶軫念小民日圖滅敵停派豈容遼餉之外勲臣朦朧取旨妄添神器蠹袋之派辦至用銀三十三萬餘兩之多徑欲重因此吳民也憶臣受事之初正值會計編派府臣有請派此項者臣拒之未容編入迨查舊案據南京工部咨准工部題稱統鈔哈喇蠹袋等件咨行 京兵仗局造完是原行該局造辦非行臣屬地方採辦也復

部題稱南中帑藏空虛不妨於所司應解南部銀兩設處非於臣屬地方栽派也復據勳臣朱 臣自行奏請乞差催僨南京軍器而飛派所由起矣隨據朱蓋臣題稱於六月初三日會同南京內外守備等官進局會佑但物料原遵祖制坐派南京各州府辦納等因奉旨羶襖甲葉蠹袋既經會估着卽坐派南京各處速辦物料上緊造辦以應急需欽此內開蠹袋五萬副哈喇五萬五千個金漆火藥箒二萬五千個木櫃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個

及黑漆皮套神箭什物扛索雨罩等件蘓州一府派楠杉松板共三萬四千餘塊杉條一萬四千餘根熟鐵三十五萬餘觔牛皮二萬二千餘張紅紙二十萬餘張木箭坯四十三萬餘枝桐油水膠川蔴棕毛魚膠黃藤生漆共三十餘萬觔銀硃九百觔碾玉沙二萬觔青竹七千餘根共估銀二十五萬四千四百兩零此坐派蘓州一府之數松江常鎮安池徽寧太廣數各相近臣就蘓州一府約畧照市價算之實該銀十五萬五千二百兩零原文

浮估銀九萬九千二百兩零連松江常鎮安池
寧太廣約畧共算之共實該銀三十三萬六千九
百兩零原文浮估銀二十餘萬兩據查部咨於崇
禎元年二月初四日到臣衙門則朱蓋臣疏中所
稱六月初三日進局會估自在崇禎元年之前正
天啟年間逆璫播虐之日臣所謂朦朧取旨者此
也歷查江南會計內并無額編此項實非祖宗舊
制故部疏云南京有額派錢糧又云於所司應解
銀兩通融設處未嘗專指派之江南小民今但據

朱蓋臣物料坐派南京各府州一語輒派各屬銀
三十三萬餘兩不知朱蓋臣所遵何年祖制就云
嘉靖二十五年事例卽有之迄今七十餘年久停
之例已難復舉臣查大明會典未嘗開載可創起
乎再查工部疏稱應天一府物料于南京戶部新
鈔銅錢銀內給發則是給價造辦也同此王士豈
蘓松常鎮安池徽寧太廣十府州獨加派小民乎
再照大明會典內開載正德十二年題准蠹袋火
筩等件南京兵仗局進解鐸木箭竹兩廣採辦全

無江南一字此非祖制乎方今額加之遼餉猶不免敲骨而剥髓增此無藝之誅求從何處剝以填瘡况民力止此數此盈則彼縮既輸於額外之箕歛則其應納稅糧必有措辦不全者是不惟無因病民生實以無益妨國計也且請旨日卽有奸棍楊文誠坐民承辦被科叅而寢臣抵任日有猾吏王士元受商人賄賂謀行編派拏付長洲縣究問臣因念從前府臣之請編其奸商與府吏百計賄營可知矣蓋其浮估二十餘萬事果成也

商人領其半衙門吏書抽其半不幾以 皇上之明旨小民之膏血止爲此輩作生涯乎臣早見及此嚴禁道府未敢編派民間亦未許那發錢糧臣立將士元正法奸商俱驚魂遠逝但未經題請部咨前件未銷縱或神器蠢袋果不容已自有工部錢糧今吳地罹此災傷懇望 皇上將朦朧裁派永錫停免使小民共知出自皇恩伏候聖哉

一請減免停織原編銀兩伏查從前上用龍袍料價坐用額編南京工部四司料銀當織造之年民

力匱乏徵解已不足數卽上供未罷臣目擊艱虞
猶思爲民請命况今機杼已停而額編仍在是上
溥停織之恩下未受停織之惠臣之仰成君德謂
何雖新奉有改餉之旨而小民遲回觀望徒掛簿
籍則與其改餉以給軍不如減免以給民也且古
之聖主遇災有徹膳減樂者 皇上留心軫恤方
駕古聖主而上之况值敲朴難施補救無術之日
乎仰企減蠲以當賑貸將崇禎二年爲始俯賜減
編則小民幸甚伏候聖裁

一請發倉穀賑濟饑民伏照宋朱熹置常平義倉
積穀以救荒我國家仍其遺法各郡邑設倉積穀
原爲民生備賑也今各屬苦水者旣已無棲苦旱
者亦復無食十室九空卽珠玉不可當餐而况軍
興加派以來膏殘髓盡目睹涕零惟有各屬倉穀
相應動支仰徼皇恩之浩蕩不啻大旱之甘霖矣
况饑民之壯者猶能自食其力而鰥寡老羸奔走
不能乞哀無路坐以待斃者以此倉穀量災賑恤
將倒懸可立解也臣卽不能法富弼救荒之策亦

度效汲黯發倉之義而縻祿食毛少逭內溝之耻
灾黎續命可返中澤之鳴矣伏候聖裁

一請灾重地方量行改折伏照京儲空虚臣官計
曹時已稔知之所需者漕餉强半仰給江南敢輕
言折之一字第審時度勢海外逆帥伏法歲省津
米若于關外兵餉已清歲省本色若于亦可少補
京倉臣昔領倉糧之差習知京軍領出糧米卽于
倉門外賤賣夫小民貴買起運而軍士賤賣輕擲
已覺徑給折色之便矣况三吳年來米價騰湧不

啻如玉如珠而入夏旱乾水溢又在插蒔之後補
種弗遑秋成無望來年糧餉將何取給勢必告急
遠方卽有遏糴之虞又有守風之苦且外方米色
不盡純舟次曬颺不甚便臨兌旗軍措勒倍常需
素無已夫孰非鬻廬舍鬻妻孥之民敲朴未已而
復加此買運之勞捐贈之逼非轉而溝壑則散而
四方耳今於催科寓軫恤於供億寓調停計惟有
改折本色爲折色非槩求改折也簡災傷極重處
全折災傷少次處半折以寬已敝之民力而於未

經水旱處 舊徵輸以克急需之漕運度幾國
無虧民生有頓及查江南未經水旱州縣尚多於
災傷處所則漕餉雖折亦不甚虧也伏候聖裁
一請災重地方酌量緩徵切照邊塞庚癸頻譟司
農心血幾怙儲餉不給至厯聖明宵旰凡爲臣子
敢後急公臣自待罪以來去歲秋冬催解過南北
部錢糧五十九萬三千餘兩今歲春夏二季催解
過北部錢糧八十萬一千餘兩南部錢糧四萬餘
兩共催解過一百四十三萬四千餘兩在小民視

臣加意錢糧若甘爲聚斂之臣臣自誚首急追呼
若止工桑孔之策而非臣之心也臣每語守令民
可使由不可使知一腔惻怛百事撫摩何必使民
盡知之若煦煦爲民盡喻於民將怙息驕縱催科
之法窮而征輸不前敲朴及之并撫字之本念亦
窮故寬爲神嚴爲令每含酸而草催檄收淚而督
全完緩征一念不敢出日今值如此災傷不忍不
出口矣自古帝王歲當稷歉卽下寬租之詔固矜
待斃之民生而 之捐瘠亦留不盡之物力而需

之將來也江南雖財賦淵藪外腴中 在元
症在虛損及時不爲樽節愛養後將不可救藥
今日之節愛不得不乞靈於 皇上者也往豐
之年力雖不給膚尚可剥民亦忍痛而供此輸將
今灾傷處所田廬蕩掃妻子化儻已盡之肉不堪
重剝無髓之骨何能再敲特皇上未之目擊耳真
有鄭俠之圖不能繪其凋敝賈誼之涕不能罄其
啼號者於萬不獲已之中爲一時權宜之計惟有
緩征當蠲寬取當予簡灾重地方一切額解錢糧
今歲量緩十分之三四留於次年帶征或將六七
兩年拖欠量行停免暮四朝三固是養狙之術用
一緩二亦屬補救之方而爲之民者在來歲覬望
豐登或可延骨而傅肉在此際暫甦須臾不致竭
澤而焚林緩一時之追比卽緩一時之死亡予一
分之寬仁卽予一分之生路感激皇仁不惟帶徵
者次年樂爲輸而恐後卽此見徵者亦力爲殫而
無憾矣倘僅計目前而日二猶不足必於一歲之
內取給取盈民且計無所之或至嘯聚而激變

直將來之供億必至於無民正恐今日之事勢將有不可測者一緩征而民生可安流移可撫盜賊可息封疆可固於正額無損於邦本無裨也伏候聖裁

傳

國朝

明少司馬曹薇垣先生傳 彭始搏

曹少司馬者唐之龍潭人也諱文衡字鏡玉號薇垣其先世金陵人洪武初遷於唐遂家焉公儀容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四十七

瓌偉長七尺有咫豐頰廣額美髭髯兩目炯若晨星能日中久視讀蠅頭細書不眩性剛方正直不苟阿世立朝不附權貴亦不置黨援方毀齒贈司馬公早逝常太夫人脫簪珥服飾延師課讀稍長慨然以天下爲任不屑經生家言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必首諸生邑令黃公茂雅器重之出俸鬻河西地一區以葬贈司馬公卜旣協謂公曰欲上乎欲下乎上發速恐叵測下則遲而久終無風波驚公慨然曰大丈夫遭遇明主爲忠臣爲孝子

刀鋸鼎鑊亦所不惜又何論禍福乎遂定於
而公拓落不偶又復下第黃公乃以湯霍林書使
徃謁宣城梅叅政公公一見大奇之曰此當爲天
子下一人功名吾不及也遂留署中讀書期年閱
其文曰可矣行當大魁天下乙卯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而常太夫人訃聞公徒跣奔喪趾穿血枯時
園中木芍藥開一蒂二萼人謂孝德所感新野馬
太史之驥作孝感花王詩以贈服闋補大理寺評
事遷寺副尋遷貴州司員外晉四川司郎中時山

左白蓮盜孔友德等作亂所至輒蜂擁螳屯標掠
翕聚乃以公出守東昌比到任同官有請兵議勦
者公忿然曰此豈反者耶不過良百姓爲饑寒迫
耳乃揣意噢咻撫育招徠有方百姓始稍安集而
盜勢尙熾公欲得其渠魁苦左右無可用者中夜
仰屋籌慮方就枕夢堂左側臥一白虎旣覺驚異
及再寐輒復然公起視之見一人方大鼾睡明旦
詢之則快役左良玉也公命之徃遂擒孔友德而
殲之時脅從者尙數百人據寨守禦莫可誰何

曰此非親往撫之不可乃以一老吏隨单騎入山
賊嚴兵仗備火器戰具以待公從客下馬謂賊曰
我乃汝公祖父母也欲諭汝以禍福又無兵具汝
何備爲賊乃擁公入壘中公具告以力議主撫與
脅從罔治爲之立誓而盟賊衆羅拜且泣曰我輩
獲生矣乃飲公酒盡歡遂各解散公爲力請寬宥
全活者數萬人而兗州盜尙猖獗撫按上其狀合
疏請調公兗州旣抵任盜亦平報最爲天下第一
遂陞公東兗兵備副使公復疏請發帑金十萬賑

濟東兗上可其奏明三百年外吏以道臣上疏竟
蒙俞旨亦不多覲也會值逆魏擅權寓中鼎沸楊
漣左光斗等皆蒙慘禍公獨私忿恨各省釀金建
祠稱頌功德吏持簿索助公寸貲不輸興工上梁
各官咸趨班公一拜亦堅不往逆璫檀香像舟載
而南所至皆香案跪接如儀仗狀先撫按次藩臬
次道府州縣及佐貳官武弁持戈矛擁護沿河冠
紳士庶悉奔走流汗聲震遠邇數十里不絕經張
正公駐劄所公獨不往有老吏力請之公叱曰

若欲浼我耶吏前跪不起且泣言將及禍公
之曰愛我哉吏也然吾自筮仕時身家性命已付
之朝廷矣吾頭可斷膝斷不可屈何往爲遂拂袖
起入署與夫人呂氏訣曰善視諸子吾惟聽長安
音耗誓死以自靖耳會懷宗登基逆璫伏誅諸建
祠有名者皆誅戮而獨無公名上大異之適以計
典入都上特賜宴面奉御音有不阿逆璫之褒指
示銓部曰此忠臣忠臣當大任之遂於本月陞關
中臬憲父老詣闕遮留上可其請留本省臬憲方

閱月又陞江西左藩未抵任而上眷注方隆屢問
公任何官會江南巡撫缺上勅公名曰非此人不
可遂於崇禎元年九月二十日抵任時江南財賦
久匱漕運稽遲不復舊制流寇肆虐徽寧池太諸
郡四面皆爲盜藪休歛咽喉俱斷崇明海寇出沒
無常在西吳者踞山在東吳者負海連歲勦捕曠
日罔功公抵留都未到任卽駐句容相機調度以
爲二東之寇宜撫三吳之寇宜勦遂檄行總兵尙
廷棟會徽安道王公弼調發官兵密令徽池各邑

約一日分發濟以土著鄉壯協搜每縣止留官一員守城其餘俱隨哨征勦每縣東西南北每官各徃一方此縣搜徃西方務至其東界鄰縣搜徃東方務至其西界南北準是於是西吳州縣各擒獲有差羣盜悉平而東海逆氛又復見告公曰海嶼遼遠非若陸地可刻期奏功且隔洋聲息不易相通非躬行陳不能滅此朝食况彼方易我書生新任未必猝至若出其不意可一鼓成擒乃冒險渡洋指麾官兵直搗巢穴遂擒獲巨寇天皇大王等

而餘孽遠竄海波不興歸乃耀兵崇明訓詰戎行士民懽呼以爲二百年來僅見此牙纛按部之迹公眞可謂知兵矣哉時蘓松等郡水旱洊仍公於禁暴之餘復爲根本計力請開倉賑濟復查其不便於民者列欵上陳至神器蠹袋加派最爲民害每歲徵銀四十餘萬兩官吏侵漁尙弗計也公痛切上疏請爲蠲免至再至三得蒙俞旨民命爲之稍蘓而漕運之累公私交困緩之則度支不繼急之又輸輓維艱公虛心延訪創爲用官運不用民

運而上下均使竟復十月開倉正月開幫舊制及
二年春大兵圍遵屯京師戒嚴賴糧儲足用恃以
無恐皆公力也當猝聞變卽選兵三千委總兵尙
廷棟遊擊潘映奎等星夜進發而公自統大兵繼
其後壓京口而陣遙爲聲援蓋公不獨忠義性生
而宏抱偉畧人所從容未備者公以一時立辨豈
非八面雄才哉於是上以公爲知兵崇禎四年擢
兵部右侍郎命方下旋遣使奉特召促入都上召
見平臺問方畧公上備邊十策上大稱善賜白金

二十兩彩幣二表裏適薊遼總督員缺部會推者
再上俱不允乃命內使降手勅卽公家委以經畧
時夜方二鼓公就寢傳有旨公急起冠帶接詔使
奉酒及賜劍謂公曰行矣在此夕也公以明日請
使曰勿多言上命之矣遂於是夜出都至北門吏
啟鑰以待曰候公久矣遽聞砲聲轟然公驚問故
乃知亦上所命也遂於七月二十二日赴任時大
兵薄大陵已數日矣公謁陵卽介馬星馳與撫鎮
道將飲血誓師軍士犒以牛酒戮不用命者以狗

於是人 鼓慄士皆振奮公親執袍 冒矢石
堅執銳書則竭力守禦夜募壯勇 其營城幾陷
者數矣而卒獲全勝先是公家書至置弗閱至是
知子鳳璽生遂名焉於是躬歷各險要審量戰守
之具一一皆身到足到口到境未徧而偵報大兵
於四月上馬自東徃西不知從何日入議者紛紛
言其必由故道公曰諸君俱不知兵耳此不得志
於西必將逞志於 也公迺密疏請上勅宣大撫
鎮宿兵防禦遂於六月初三日簡兵調發檄行各

守阨塞公自領標兵出石塘路與爲犄角相機攻
勦戰具無不悉備越數日大兵果經宣大以有備
不能入而還衆咸服公之明一時邊境方藉稍安
而太監鄧希詔奉旨監軍前督悉牛酒郊迎禮甚
恭公獨不經意吏以例請公曰我不屈於魏忠賢
寧畏鄧希詔耶遂不往以是忤希詔意交章而土
者五十疏內叅希詔有五罪九奸十六怒之疏當
時咸稱快而希詔怒愈甚公乃乞骸歸疏數上始
得旨閑住五年十月與傅宗龍相代而歸所餘俸

薪盡捐餉犒邊絲毫無所利焉初公之任薊遼也
有道臣數運糧違限公以重地軍需不敢徇私遂
置之法臨刑呼曰我有書遂以相國某及鄉試同
考札進公抵於地曰我以封疆計寧庇汝耶遂戮
之一軍悚然故號令嚴明人莫敢犯而相國與某
日夜切齒思有以中公會土寇竊據鄉寨令受金
不報公因慷慨辨論義形於色有隙遂相許令疏
屬之相公而同考 任通政匿公疏不以聞遂鬱
鬱然賫志以歿矣卒年五十二子七人長鳳禎癸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十四

酉舉人死於難次鳳翀鳳聽鳳圖

國朝俱入庠次鳳璽順治庚子科舉人任許州學正次
鳳鳴業儒圖之兄爲公第五子避家難姓魯爲弘
光時將軍歿於戰孫十六人出鳳璽者七俱文學
而次子世璞中甲戌科進士世其家人以爲忠臣
之報云

太史氏曰余聞之新野梁孝廉曰薇垣先生才氣
睥睨一世嘗竊歎息不及見先生及聞先大人禹
峯公論遼事輒扼腕於熊芝崗及先生兩人繼讀

撫吳疏草薊遼奏議本末瞭然如指諸掌梁孝
之言其信然哉後至唐過先生墓見松栢斬代者
皆重生且每根必雙株噫異哉豈非公之忠烈有
不可泯沒者耶

國朝修明史而宛南獨取先生誌狀其可謂直道在人
矣

補遺碑序

明

大中丞曹公生祠碑

董其昌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十五

皇上勵精圖治修祖宗平臺召對故事史不絕書
朝無虛月而撫臣 召今有江南開府中州曹公
於是公嚴程行矣鎮臣趙將軍世臣尙將軍廷棟
等感知懷德畫像作祠以金石之事請於舊史固
辭不獲予聞之軍志曰威克厥愛允濟乃茲讀公
撫吳疏草與檄草而知公惠愛之深也蓋以嚴得
之云公馭吏嚴故儲糲所頒二月爲期畫一絜令
卽際三空稱四盡必不游移以鼓胥吏之腹公馭
將嚴故詢察所及狼貪必剪鷲乘必汰卽借先容

憑請託而必不以姑息追敗類之驅公律已 故
牙燾必至二簋無加兼珍弗 卽 霜雪絕波濤
必不以供帳開乾沒之竇意嘗欲使國家有餘力
以養兵士卒有餘力以養氣所謂視之如嬰兒故
可與之赴深谿者此物此志也我吳荷殳執戟之
士守在海壩門庭間二百餘年無長征之役公驟
聞敵警飲血誓師曰戰陣無勇不得比於孝子捐
軀報國乃可齒於 天自古開幕府謂之鑿凶門
此何時乎東甲疾趨敵王所餽義無反顧矣諸將

士曰敬如公命於是旌旗獵獵驪駟駸渡江而
前壓滹沱而陣他方應援者或望屋食或鳥獸散
鳴張鼠竊幾激爲涇原而吳軍獨否會敵騎先退
不得一當見長天子聞而嘉之有詔歸任公當伏
杜之還復厘北門之恤向所厚給近於可追者一
無所問蘓軾曰天下之事成於豁達大度之君子
而敗於寒陋之小人者謂是耶公所居唐鄧間卽
忠武侯把膝南陽故處武侯以嚴治國者惟其淡
泊自持故能平心如秤開誠廣益雖李平廖立不

忘殉知况受知者公之治吳與武侯治蜀恩威無異此方將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又寧有異也公對平臺必以夾袋所儲戎旃已試孰可建威萬里孰可獨當一面悉數於上前以備鞭撻強敵之用我東南亦有榮施焉屹然一片石不足表東海乎哉

曹氏清貞世譜序

張 璋

大中丞曹公以天 間氣簡在帝心建旄江以南江以南沐浴膏鬪莫揆厥自竊疑醴源芝本豈日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十七

無之一日緘示清貞世譜屬不佞璋伏讀仰思乃作而拜手北向爲天子中興賀也或曰是家乘也而國珍哉有說乎曰有夫立國者非綱常弗與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秉之爲至性結之爲精誠豎徹六合橫亘八極一念偶眞天地鬼神猶且協應况其大者乎性之至誠之精者矚然泥淖之中匪浣匪濯物莫與比清卓然呼吸生死之際不震不懣物莫與比貞清貞

之名凡夫惶駭豪傑矜奮而聖賢以爲是慊吾性
竭吾誠而已善乎大母之言曰婦節子孝臣忠分
固應爾勿以名累我嗟乎且不任受名矧望報哉
按譜曹氏兩世樹滋龍潭公爲名士靈壽公爲循
吏又爲孝子並澁於遇而不遂於年孀孀姑媳相
繼誓栢舟忍死撫孤迨成立仕官王夫人旣辭其
名常夫人至不欲享其養急瞑從地下是其一生
至性全副精誠默 於父子夫婦之間者閱百許
年而造物始申之以今日之報直辭之而不得取

償云乎余觀中丞公問民疾苦有所興除皆根極
至性吐露精誠知 淵源於若父若母若王父母
之清貞者甚遠且厚而致之於吾君爲方叔南仲
爲申伯山甫出而載鉞入而長銓抑競躁獎恬媮
使敦行誼者皆師龍潭公之風左擊斷右循良使
司民社者皆嗣靈壽公之政而更以二母女中丈
夫之概愧天下之衿紳而巾幗者則中興之治豈
不卓越千古而謂清貞世譜與國同休其誰日不
然雖然心荼身蘖挈綱常之重撐柱以當燕貽兩

世爲其難中丞公爲其易雲經雷綸鬯綱常之施
殫究以大前烈兩世爲其易中丞公爲其難昔之
清澡一身今之清以靖海宇昔之貞不越閩今之
貞以勵有位凡所以左右天子者卽所以對祖禰
國之珍與仍是家之乘也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又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中丞公懸是
以鵠無窮凡爲臣子幸齋祓以視茲編

撫吳疏草序

管紹寧

薇垣曹公秉鉞三載造吳之勲炳矣囊猷掀布幾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十九

同挾纒煖四國矣而余窺公之志業正未就也公
有不可及者五而 畧特輔焉公器偉而量虛識
卓而謀裕膽竒而氣平勢概足冠壓百服鞭駕六
區而不遺土壤細流精神足格被金石歷始終不
倦而意念時若不克副朝夕持此足宰執天下况
江以南百郡縣哉昔周文襄之懋績也精敏機警
錢穀鉅萬屈指無遺算而宇度恢弘臨民一秉和
易海忠介澣布袍飯脫粟及權璫戚貂瞑目誓頸
聲咤成雷至訪納閭鄙疾苦雖稗官門隸必輒

握掌投若膠漆夏湘陰沿革吳浙農利水患盛培
祖宗德澤功業著五朝而謀斷悉 弘裕是知曹
公塞淵品概實軼駕也公目棘寺權司晉階臬藩
歷試崎嶇總不能頓公康郊之轡山藪嘯聚以迄
灼天薰焰俱不足蹶公神色而公一任骯髒不阿
聖天子軫惠東南以留畿與豐沛湯沐綏輯不得
例他鎮特授公鉞迺吳自強項撩魏虜之頷其敲
磔吳髓者百計公 車喘甫定卽請革神器蠹袋
之派免輸金幣數十萬更以頻年旱溢望江以北

赤坂黃塵暴疋投巫吳淞一帶蛟涎爲宮民啼
杪而公拾腐薪扶 淚集澤鴻以請改折蠲耗米
輕齋停豫徵復值魏孽匪茹馬牧京野而厝版堵
於蝸螳親臥枹鼓旋返旆繕河隍修烽械汰羨征
濫員嚴那移出入不使奸胥上下手清驛遞減訟
獄科罰積贖緩割俸鏹盡輦入邊關以倡助群屬
懲墨吏猾弁剔蠹拔蕘恤鰥賑貧至如急京邊急
金花催漕艘岌岌維日不暇如主伯之督臧獲父
母者視兒女疾痛一夕而十數往返也今得之撫

吳疏檄梨棗殆將汙牛讀之漏燭數跋計當日
繕成軼亦應十指而寸腕僵况其據枕躊躇畫灰
咄嗟者又何如哉顧讀其書易而不知立言之難
卽讀其書想見其難而在當日身其地者益不易
故疏草未許輕讀也累牘數百萬言朝上夕報如
接帝膝而語假非有積誠瀝愆感動九閭雖灑長
沙之涕無益也檄而下亦未易也一令而瞰旨者
百非有洞開重門 肝置腹如韓公片郵驅鱷司
馬飛帛而開蜀嶂雖隻字不增減懸之國門漫徙

商君之木無濟也則疏與檄均未易易也公示余
者曰三年枯肝 鞠躬瘁狀畧見此中余更謂
公之器度爲淵谷儷日星亘川嶽者正在此外也
按祖宗舊制不輕以重臣典錢糧兵馬每勅尙書
侍郎都御史巡行天下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
欲踈逖以懸機重故出持風紀入叅廟謨今公榮
膺內召則贊燮密勿旋轉樞秘固知志業正未竟
也疏檄特東南經緯一端耳昔孔北海志大論高
惜功烈未建於時而英偉竒傑之氣著于論盛孝

章郗鴻豫書慨然丈夫之風諸葛武侯不以文章
自名而開物成務綜覈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其
出師表簡盡直大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蘓長公舉
以誌樂全張道安余於曹公疏檄亦窺見云况文
章功烈更兼之直謂頡臥龍而頡北海也又不特
吉水湘陰諸君子也

祭文

明

奔喪成服哭母文

曹文衡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六十二

嗚惟我母冰玉寒貞我父早背藐焉孤惇兢兢
齟門祚伶仃母誓 死兒保一生母咽萬苦兒博
一鳴冀邀三釜獲薦頴羹胡天降割萱晝晨傾鳴
呼痛哉始聞慈恙請假徬徨叩闔有草縮地無方
陳情式遄陟岵蒼茫五祈弗遂二豎爲殃俄傳哀
訃驚裂腑腸殷憂異域淚竭心益湯藥未視含殮
未將終天飲恨千古悲傷嗚呼痛哉福緣母德禍
自兒愆胡不減兒之紀增母之年祿養弗逮圭組
非榮胡不奪兒之名祥母之庚使兒覲母遺囑獲

宣熱血傾灑永訣榻前莫可問兮茫茫九天嗚呼
痛哉憑母之棺蕙幙虛懸哭母於寢蘭壺長捐愴
深風木白雲空矚奔喪四日禮宜成服敬薦明粢
露泣霜漸併告父靈鑒此哀思

守郡誓城隍文

曹文衡

年月日戶部郎中出知東昌府事曹某敢昭告於
城隍之神而誓之日神之靈無俟衡諛神之鑒無
煩衡贅獨神盼 方則於此方官民倍爲默鑒
衡 俯循官守仰質明神國家建官寓意命名郡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六十三

守命之爲知一如州邑者誠以郡非虛郭守非空
懸凡列城之赤子皆專城之赤子期一郡之清明
須一已之清明况聊封分隸十八城合計億萬戶
大都凋敝瘠 驚變餘魂民窮已苦削饑震鄰堪
憐剥膚今方銷鋒之始衡適縮綬而來休養生息
爲急圖省罰薄斂其要領勿利贖緩而恣政虎勿
撻羨鏹而增賦蛇課吏先浣其躬鞠民急置於腹
愍鴻雁之零亂防狐鼠之借叢妖孽早折其萌子
遺速噓其槁是節節有知之責宜時時以知爲醒

一朦 官 根未淨則知淆假金昏其

鼎 於指屬垣任耳柴柵填胸必闇於周知疚於
獨知竟悞於不自知夫已身先不能知奚郡之知
也而特籲神之知以竦其知用是與明神約願飲
塞冰澄湛肺腑願滋膏雨煦沫蒼黔倘取一不義
神殛之行一不法神殛之臨事不慎神殛之蒞事
不忠神殛之僚誼不相規相成官品不必公必確
神殛之御下不嚴 惡不鋤神殛之供應擾 戶
分文剋細民神殛之妄刑無辜凌侮士類神殛之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六十四

供賦煩襍尙期爲民嘔心請命而或絲粒自潤或
筦庫容奸入者不 出者不時忍吸愁怨之髓血
神殛之利病闕切必實爲民灑血興除而或惡套
相沿或虛聲巧獵饑溺任人喜怒任已視若秦越
之痼瘵神殛之詞訟虛以研情斷以勅法而或妄
聽一言或偏徇一囑遂是非之顛倒姑平反之模
稜鬚眉而妾婦矣神殛之行事外憑軌物內印良
心而或線索旁牽或笑顰輕假任門胥爲梟獍縱
快皂若虺蝮簪冠而沐猴矣神殛之蓋衡荷朝廷

豢養世代馳息而弗思爲國捐糜爲民求牧如
種種不職有一於此覩顏民上徒竊榮肥是國之
盜臣也盜臣神安弗殛言念先人血食兩地而弗
能嗣清白之傳凜人知之畏如前種種不職有一
於此貽羞地下隕越前徽是家之逆子也逆子神
安弗殛衡雖一介俗吏徼靈於天還顧堂以外十
百人紛爲伺門以外百千人交爲責郊以外千萬
人羣爲望正可澤 天之所生仰酬天之所綏而
弗克上質彼蒼下保我赤如前種種不職有一於

此虛膺三命空存七尺是天之僂民也僂民神安
弗殛輕則降以災 重則加以斧鉞顯戮在於當
身陰報及於子孫若有神奸巨惡暴害柔良下未
敢訐陳官未及覺發者乞顯神威立投天綱陰除
民害俾罹刑誅庶幾借神之知以掖守之知也於
戲神以鑒爲靈守以知爲職無玷於知無戾於神
而後無負朝廷建官命職之意始以此盟終以此
券神其牖之神其鑒之

墓碑銘

元

軍民元帥馬公墓誌銘

江 霽

公諱旺唐之長秋人其先世佐命征伐累有勲于國及于後代之子子孫孫無墜厥緒世世其嘉賴焉傳世至公其先後絕續之關乎公生而英異不類儔伍長而鳴劍彈鋏有削平海內之志貞元間婺源氛起婺界萬山間寇多盤踞其中爲居民害當事者憂之時公 校尉朝臣皆舉公謂才可大任足當一面天子曰往欽哉遂銜命而戍婺源寇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六十六

聞之膽落皆伏竄屏息居民爲之安堵朝廷每有征伐大事卽以屬 公百戰百勝著績不可勝紀而白日斜暉將星欲殞竟以陣亡豈不惜哉公卒之明年州守郭公至止仰其家世功名之盛詔父老問之皆言吾郡勲臣也其子孫振振繩繩者殆未有艾郡守曰賞不及于後嗣無以勸來者乃亟力申請貤封其子聚爲忠顯校尉而懇求文于霽霽不能悉公行事而畧誌其概爰係之以銘銘曰英氣偉烈震山河兮登壇仗鉞扶地天兮功在社

稷報宜隆兮崇及奕代卜世其無窮兮

明

曹氏先塋神道碑銘

姚希孟

未襮啓棼嗜仕罔饜頹齡岷景夜行不休徃徃不言退言進擊鮮陳臙匪祿弗腆而有母尸饗未嘗君之羹遑遑不言養言祿臣以止爲節止者良其所而不遷也維女子以不遷爲節有貞臣斯有貞婦無成代終爲婦 取之爲人臣爲人子而足矣君子以此觀則象焉太史氏曰嗚呼今天下有甫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六十七

入仕時正騰蹕鮮迍迴顧慮而棄官弗居歸而依其母者乎即使筋 媮倦猶當奮弩矍起塗澤鬢鬢床第病人一息喘屬忍死需訣輒號于人曰屬有天幸老親眠食粗安囑我勤瘁王事耳諱老諱疾尤諱親之老且疾而乃以強仕之子歸而奉其指使之母者則有萬曆中之靈壽令唐人曹先生也先生以茂才拔萃升上舍科名可弋獲且年甫三十有八非閔閔一官時竟頰首詣選翳母故也蓋先生之母蚤見背于先生之父育于閔斯辛楚

百罹砥先生于有成非祿弗報非亟言祿弗亟報也業爲母祿母病弗任祿易板輿而臥榻非初志也雖日討案牘鈎摘之日調惡少年窟萑苻者散弭之日諮諏百年利病征徭馬政墉隍厨傳釐飭之日招鳩形雀啄迎風實仆之饑民糜飼之日集佳子弟談說藝文進而明先王之學以董誨之循良治狀冠三輔薦牘二十年四上旦暮徵書下矣愈非初志也竟拂衣歸士民遮道攀轅躡號震地先生亦揮手低迴比歸子舍服勞於匡牀燂醢之

間者二年而節母日毀瘠瀕殆臥起竿剪者又歷年所甫免喪卽從地下矣蓋曹先生之報其母者翳此于是有良配又能以婦道報先生當先生茹哀入地目且瞑顧內人呼看子者再子正呱呱泣也內人拭涕凝思知報先生者不在死正在不死悽風黯雨瓦燈布幃母子相倚免水火瘡癘之患成須糜昂藏是以長育其子報邁閔受侮不毀室取子不休嫠遑恤其身恐穀雖不足供豨喙傾粟鬻酒漿廉吏篋中券可取而燬也而狺狺者

戢其威孤五歲就外塾必遣老蒼頭與俱慮
手也是以捍衛其子報清宵課讀凜若嚴傳迨
舞象試于郡試于省講肄于游梁書院于玉芝館
偕計于燕抑情而莊其顏壯其詞顧雙頤不禁淚
漬也長令循例謀爲公車費母日子甫稱孝廉以
不廉忝先人清白并非孝子再拜受教迄于臚仕
束身疑處子然是以玉汝于成者報遺孤策名天
府冠紳煒然風骨 峙無論知不知識異日必一
代偉人維節母亦心識之始破涕爲笑呼先生之

靈而酹之曰吾報君足矣當相從地下母令貞姑
謂笄牀之旁有子無婦遂寢疾數日而逝曹氏一
家是父是母是子各以身爲儀世之的而範俗之
型靈壽身爲循吏翳天子臣也第恨夫絕裾之忍
且未有忍于親而繾綣于君者奮身而擲一官爲
子隄也正以爲臣址也節母爲人配則代夫爲人
母則代父洵異矣尤可異者先生及母之生而歸
母不生矣卽與之同死先生之配因先生之死而
忍其死以待子旣成進士母無它憾可死矣遂淹

然而死生之際可促而促可暉而暉來去若
修短 手精忱之摯也於以植民秉鬯皇風有妙
理焉寧徒家史門牒已哉先生諱三俊字子用以
子貴累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元配楊氏今稱
節母者繼配常氏也先以貞懿奉旨表其宅閭累
贈得淑人子文衡登萬曆丙辰榜守東郡有戡亂
功撫吳有轉輸調度功軾旃所過擬于方叔召虎
聖主思靖區夏方 左待之今以兵部右侍郎召
念兩尊人墓木拱矣礪石 神道而屬詞史氏史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十

氏既讀其狀與誌與表與夫鼓宗之誦綸綍之音
愾然三嘆有感于出處死生之際焉故凡先生居
鄉盛德事暨節母閨閣孝謹事悉置弗論論其大
者謂死等耳死而死則鬼之死而生則神之雲旂
電掣輜駟儷焉霞裳星爛鑾輶先焉忠邪孝邪貞
與節邪是扶輿磅礴之氣騎鯨駕虹排闥闔鞭雷
霆此物此志也有神斯有銘銘曰

紫璇黃壚誰中央眉目燦列精房皇偉猗七尺施
裳又或髻禕守曲房 爾體魄含五常不然齒

角同豨牂生來婉 乳哺旁無端世味膏肝腸
頭長笑違高堂龍鍾自首聲淒涼枯魚銜索辭隙
光 未報空茫茫百年漫指同穴藏孤兒泣父
聲惶惶賢哉仇母開書香星迴日薄風低昂子職
渺矣頹夫綱雅詩落盡白華章明發不寐懷君王
誰云將母偃在 欲昭彤管稱共姜祇悲罔極人
無良我今采風爰采唐花陰布地垂甘棠經營膺
力時方剛青門解 催歸裝蓉衣班綵紛颺颺母
存與存亡亦亡九原紛帨相扶將慈烏有淚悲雛
凰感茲孤雁聲慨慷毀室不使群鴟張終令乳燕
棲雕梁養成彩翮紛縱橫扶搖出穴摩穹蒼散作
彩雲芘八方靈文耀作經緯芒掃除獬豸耒天狼
文武吉甫憲萬邦爾鄉步武維鈞陽三公爰出牛
眠岡瀾瀾世澤流北垞猶覺勲業同粃糠我所貴
兮德乃昌子孝婦貞臣劬勩世永仁壽家亦康神
輅出入鈴銘揚峩松鬱鬱列兩行穹碑高與鶴表
方我銘系之成七襄

國朝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十一

少司馬曹公墓誌銘

曲耀辰

公諱文衡字薇垣其先世爲金陵人八世祖張銘
祖母曹氏徙于唐銘生旺旺生英英生欽欽生倫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倫生三俊知靈壽縣贈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三俊生公公豐頷廣穎長七尺
有咫兩目燿燿如閃電二十而有文學聲出試補
諸生高等萬曆歲誤中壬子副車乙卯舉于鄉丙
辰登進士拜大理寺評事踰年丁太夫人常氏憂
嘔血骨立歷三年如一日服闋補東昌太守尋轉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十二

兗州時白蓮教盜起公且勦且撫不旬日而討平
之捷聞除東兗道會歲饑公請帑金十萬賑濟東
兗無何而有屠城掠野者出沒海島公守禦多方
臺省疏薦不已一歲三遷遂進公江南巡撫時黃
山劇賊與崇明海寇相繼爲亂公曰一負山一據
海攻之不可縱之不可爰擇鄉導而入之精騎走
谷中而山賊授首輕舟浮海上而水寇歸誠蘇松
一帶獲有寧宇誰之力也事上天子召對平臺賜
坐賜鞍馬銀幣有差加陞兵部侍郎已而東事孔

棘上諭中外臣誰堪勝任者惶恐不知所對上
朕知非曹文衡不可遂手勅吏部賜誅賞便宜行
事故事惟置相用手勅蓋異數也比至鎮上書數
萬言具載薊遼疏草一時咸慶得人獨密雲監軍
中使相持交章公乞歸尋罷免受代之日自正餉
外及自俸餘悉以還之朝廷公亦何負于明哉而
獨鏤之劍卒兆沼吳之慘天下事尚可爲歟公卒
于崇禎丁丑四月十一日淑人呂氏相繼歿葬于
順治之癸巳子六人鳳禎癸酉舉人聘吏科都給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十三

事劉安行女物故無嗣鳳翀邑庠生聘桐栢總兵
毛顯文女鳳聽邑庠生聘泌陽温處道焦觀祖女
生子慰先鳳圖邑庠生聘常氏鳳璽中順治庚子
式聘舉人梁門俊女生子世驥聘新野庠生任士
健女世駿聘唐邑拔貢曲耀辰女世驪聘新野舉
人梁門俊子庠生維斗女世騶聘鄧州舉人魯峻
女世驊世騶未聘鳳翊未聘余推公之始末表章
之而未能習知公有韓范之望獨存傲骨曾無媚
容熱腸憐才冷面疾惡公亦自謂我用我法而朝

之是非常情之恩怨世態之榮枯譽誹向背

涼忘之久矣皆不足道銘曰

立名以爲行行成名弗毀也踐形以爲性性盡形
弗虧也而未能永於身則猶有得于子也嗚呼百
世之後知不知皆無與也

韓敬寰先生墓誌銘

予與紹翁韓公爲世講稔知其尊甫先生多逸德
蓋古隱君子流也以子貴

誥贈通議大夫歲巳亥加 贈資政大夫康熙改元韓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十四

公以營墓請於

朝無遠近老穉詣脯賀公爲卜兆于晁山之陽謀所以
誌先生者予不敢辭不敏按狀先生諱得信號敬
寰昌黎二十六代裔也唐之人誦先生行誼不少
概見余猶得撮其大者則教孝教忠其本事也先
生少敦敏顧不屑屑于經生家言嘗語人曰古稱
太上立德吾立吾德而已他何求焉迺教子一經
則念茲勿釋韓公稔庭訓朝夕手一編時譽多歸
之旣乃以識時之俊移孝作忠哀然勦大業

天子嘉其功爵上爵金章鐵券載在盟府皆先生之
以子孝能以子忠也以子孝者孝至而忠不至先
生既以其子子于已復能以其子臣于君以子忠
者忠至而孝或不至先生能以其致于親者致于
君曰廓清曰勘定復能以其致于君者致于親曰
顯揚曰褒錫語有之矣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彼
促促走春明倖取高位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
先生何有乎先生慷慨好施予急人之難如其身
會中州多故寇賊蹂躪無虛日又歲荒于蝗者半

所在皆憂羹先生爲賑之就食者喧闐載道所活
不下數千人至不盡所儲不休里人好聞先生
來輒畏縮退避以爲彥方直莫與覲也先生有良
配余太君相得益彰戚里比之梁孟而惜先生之
早訣顧芳言潔行猶煌煌耳目間以是輿論協然
更老士庶上其狀于郡邑長吏長吏上其狀于督
學諸使者僉曰典型是式矣其崇祀母後而先生
自此傳矣凡此皆唐之人能言之而唐之人不能
言之余乃得誌之誌其系則遥遥華胄使先生而

在今日必曰吾不敢忝也誌其人則炎漢藝
長者或商山之巔有其躅焉誌其生平諸大節大
率不離教孝教忠近是先生殆隱君子而進焉者
哉宛州古稱陸海天封桐栢壁立相望其下多異
人天生先生爲韓公之父天生韓公爲先生之子
其元方氏復卓犖自命藉藉膠序間昔人詣劉璘
之因以其子識其父先生固是父是子也先生尙
矣予又安能誌先生乎先生誕二子長應爵邑庠
生娶新野劉侍御嫡孫女次應琦授資政大夫予

世爵娶周氏繼彭氏俱贈夫人繼鄧氏桐城文林
公石城知縣公遜之長子生員森楠長女封夫人
孫十有二人文炤奉祀生員娶處士王蓋臣女文
焄奉祀生員娶庠生李捷公女文烜業儒聘己亥
科進士高顯女應爵出文燦貢生娶保定進士王
公之女文煊官監生聘牛录章京張起鳳女文煌
官監生娶按察司檢校胡啟濬女文焜官廕生未
聘文煊官廕生聘襄陽總鎮左都督于大海女文
煌文燈文燿文勲俱幼未聘應琦出孫女九人出

應爵者六長適儒童安盛已次適庠生趙奇謨之
子次許戊戌進士新野楊景煌之子次許英德知
縣棗陽楊柱臣之子次許貢生惠毓美之子次幼
未許字出應琦者三長適慶陽府同知全宜之子
庠生景運次幼未許字先生生于前甲戌年十二
月初一日子時卒于癸酉年七月十三日巳時以
康熙元年二月十六日奉
天子命扞晃山已山亥向蓋一時異數也銘曰

宛之山何萃嶺泌之水何清滄誕生異人端且逸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十七

奉

帝命兮賁窀窆百世保之永無

韓母余太君墓誌銘

張瑞徵

今天子龍飛改元之秋資政大夫韓公應琦銜

命出京師爲其母太君營窀窆于故山之原

天光下賁寵被泉壤榮哀之盛一時莫與爲儷可謂脩

禮矣韓公旣焚黃隧道告

天子所以褒嘉賢淑之意復授簡於予稽顙再拜以幽
竊之誌爲請謹按母行狀始以韓公貴封淑人其

歿之後又九年加贈夫人例得稱太夫人云太夫人余姓父大恭以忠厚世其家古篤行君子也母黃氏娠太夫人時多異瑞誕彌之辰祥光繞室無遠近皆訊視比娩身乃一女子殊不愜人望其父母固已心異之矣太夫人生而婉孌柔嘉性成言不出閨壺足不踰房闈琚瑀璜動中禮法既長議擇配其父母私相謂曰是女也尤不可以弗擇異時非貴而夫必貴而子韓公父誥贈資政大夫聞其賢遂委禽焉戚里交賀謂贈君得良助太夫人則裙布操作朝齏暮鹽黽勉有無之間雖子婦繞膝下猶手自澣濯寢門之內機杼聲軋軋相應每晨詔其家人婦子訓以雍肅勗以儉勤內外肅然鍾儀郝法蔑以加也贈君早世太夫人盡痛至欲與俱既念二子幼脫今日從地下曷若教子得豎立他時握手地下相慰勞不尤愈乎撫鞠藐孤稱先君聲與淚相迸念餘年如一日尤心知韓公有大志不欲以常兒遇之恣其所與遊及所嗜好雖盡脫簪珥不恤也會中原多故韓公將仗策圖

功以母老有難色太夫人則力趣之行曰兒不生之日懸孤矢志四方平行矣無以老人爲念以故韓公得一出而成佐命之勲太夫人猶及被翟萑御魚軒目睹韓公衣金紫遙拜階下太夫人之信韓公于兒時與其父母之信太夫人于兒時前後固一轍也嗟乎陶母之截髮以留賓也賢矣然猶近于名滂母之無憾于其子也達矣然猶近于俠陵母之驅子使事漢也智矣然猶近于忍孰如太夫人生膺龍章之錫死從馬鬣之封是母是子後先輝映如今日者哉向使太夫人于贈君捐館時狗同穴之信爲杵臼不爲程嬰于韓公攬轡時狃牽裾之情爲和靖之母不爲歐陽詹之母有槁首没世卉艸同腐耳予是以歎太夫人之識量爲不可及也太夫人有子二長應爵邑庠生娶新野劉侍御嫡孫女次應琦授資政大夫予世爵娶周氏繼彭氏俱贈夫人繼鄧氏桐城文林公石城知縣公遜之長子生員森楠長女封夫人孫十有二人文炤奉祀生員娶處士王蓋臣女文煥奉祀生

員娶庠生李捷公女文烜業儒聘 亥科進士高
顯女應爵出文燦貢生娶保定進士王公之女文
煊官監生聘牛录章京張起鳳女文煌官監生娶
按察司檢校胡啟濬女文焜官廕生未聘文焜官
廕生聘襄陽總鎮左都督于大海女文煜文燈文
燿文勳俱幼未聘應琦出孫女九人出應爵者六
長適儒童安盛已次適庠生趙奇謨之子次許戊
戌進士楊景煌之子次許英德知縣棗陽楊柱臣
之子次許貢生惠毓美之子次幼未許字出應琦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八十

者三長適慶陽府同知全宜之子庠生景運次幼
未許字詩云子孫振振太夫人之謂歟太夫人生
于前丙子年二月十八日子時卒于辛卯年二月
初十日巳時享壽七十有六以康熙元年三月十
一日子時卜葬于縣南古城之新阡壬山丙向與
贈君晃山墓殆相望云銘曰
謂醴無源胡甘而泚謂芝無根胡芬而美於煌南
陽世閱千祀不有母儀胡受

帝祖維母聖善惠風遐被克昌厥後垂于孫子惟子克

孝必恭桑梓銘茲幽宮敬告彤史

韓母周氏墓誌銘

楊景煌

資政大夫韓公應琦之元配曰贈夫人周氏周世
爲古唐望族衣冠之盛甲于中州夫人父國政母
杜氏治家有法夫人幼卽嫺內則稔聞列女傳諸
懿言嫩行輒歎羨不去口及笄歸韓公鷄鳴蟲飛
之節克相伉助卒以叛賊狎至遇難不屈妾白氏
于三人同時死之嗚呼惜矣後韓公暨從
龍之績上其事于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八十一

朝得贈淑人歲己亥加贈夫人如其始又三年爲康熙
改元之春韓公太夫人兆宅成舁夫人之柩而祔
焉在縣南二十里古城之西奉

天子命建坊以旌之誠一時異典也例應誌迺不以余
之不文而伐石以請余與韓公蓋姻好也余其敢
辭韓公曰君知吾婦之賢乎吾少治經生家言膏
晷不輟燈火青熒書卷與刀尺互錯几案間婦伺
予少惰不欲作牛衣對泣輒引大義相切劘不以
宴昵狎也兵燹之餘予家亦漸弛婦躬歷艱辛方

舟游泳身不御紈縠自不飾珠璣桓車孟案克供
腆洗不以朝夕間也予初有三子齒髮相後先婦
爲之視衣典食時其寒燠義方之訓比 曾孟不
以姑息弛也余有妾媵婦善遇之帷闥以內宛如
賓友分羹並榻不以耦俱猜也往以天步多艱將
欲經營四方取尺寸之功以自見婦輒脫簪珮資
行李曰君有遠志繫我獨無不以懷安沮也有婦
如此不幸而中道見背詩 之以我御窮亦足傷
矣迺余婦之死也死以烈也 也余傷也死以烈

則愈傷也記婦與余訣指所居之室曰此吾死所
也余出不數日聞警于外顧謂所親曰吾婦其殉
矣已而果死吾妾亦死焉吾三子又死焉嗚呼惜
矣死以烈也余傷也并余妾余子而皆以烈死也
則愈傷也君知吾婦之賢知吾婦之賢且烈乎嘻
有是哉劉向之傳列女也凡八篇亦母儀婦道賢
明貞順之目而已然不幸丁大故白刃在前相率
而覩生脫戮適資詬笑者比比不足道卽迫以死
而死非其志有勉強就盡已爾求爲烈丈夫首可

斷身不可辱慨然爭名義之重如贈夫人者豈不
難哉豈不難哉今公奉

天子之愍綸特表于墓門而又排纂其狀蓋纍纍焉未
已也夫人祔太夫人之側繼夫人彭氏妾白氏一
以考終一以死烈其闡範皆有足嘉者又復祔夫
人而合塚焉余無以誌夫人然稔夫人之賢也賢
且烈也又烏可以不誌姑誌之以銘銘曰

嗚呼韓母非巾幗日月爭光川比潔髮髭毳毳剛
如戟昭我彤管血凝碧何以錫之龍章赫魂兮歸

唐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八十三

來安幽宅流光燾後渺無極來世可徵視此石

詩

五言律

金鷄臺

劉源潔

曉登臺上望數里見城隈野馬桐山合長風泚水
洄酒沽人是聖花落曲翻梅遠影天中塔浮雲傍
日來

黃臺

龐尙鵬

徐步黃臺上開眸誦古文樹巔舍宿雨天半過朝
雲野色還春初晴向曉欣願言思君子何日侍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一

金門

初過唐城

田介

百里日終盡蕭條一望空艸枯原露冷木落野雲
紅古道橫蔓棘荒臺襯晚風澤中處處水何地見
歸鴻

其二

何處不凋敝荒殘獨此城幾村見火舉萬落少人
行問稅恒無生食鹽偏有丁更憐霜雪地千里告
河成

署中

冷署如禪落門閒白晝長風聲動 竹影畫封

章閣道開蔬圃刑臺變墨莊空餘午夢獨日日晤

羲皇

其二

坐起開門去閒行信所之拋磚擲瓦雀解纜放貓

兒樹果防風落盆花代雨滋更餘未盡艸日暮荷

鋤隨

全節婦韓氏

燕古 邵秉忠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一一

欲挽人間世艱辛歲月深風雷鳴正氣冰雪照孤

心華袞殿廷在賡歌艸野吟綱常慰厥父白璧重

泉林

五言排律

陪懸

御書淮瀆廟額使臣觀唐河

朱璘

禹甸淮源出

堯天睿藻來使臣親閱歷長吏得追陪喜有濠梁興

作楫材提封唐縣古名勝豫州推泌水三支

襄江一道開但修騎馬路未築釣魚臺拄笏看西
爽揚鞭指上台野花承露起高息入雲回原隰皇
華麗山川國脉培神宮望桐栢佳氣接蓬萊

步前韻

平鄙鼎

聖朝清晏日嶽瀆慶方來 宸藻中天燦皇華七月陪
臨流鼓棹處接踵濟川材淮水遡源舊唐山自昔
推洋洋千派集渺渺片帆開襄漢瞻商舶桐江隱
釣臺禹功昭萬古使節映三台甘雨雙旌沛秋風
五馬回 紫泥飛渙汗赤縣荷栽培遙矚胎簪道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三

祥光溢艸萊

七言絕

唐子山

張三丰

白石磷磷遶澗泉蒼松鬱鬱鎖寒烟碧桃花發朱
英秀別是人間一洞天

天封山

何景明

山雲勃勃湧驚濤淮水湯湯浸巨鰲極目下觀千
萬里扶桑依約見蟠桃

龜井

王勅

曾負天文演禹疇森然理數鬼神愁
知心箕子今何在冷落寒泉不記秋

七言律

再謁武侯祠

田介

甘載前曾謁武侯霏霏夜雪積碑頭
石坊依舊添題柱廢閣從新有畫樓
漢業已歸司馬去廬茅猶結臥龍憂
君靈若果流連此滯魄何年返益州

光武臺

湯民化

白水龍飛掃濁濤中興天子自雄豪
氣寒莽炤櫟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四

槍落力鎮狂瀾砥柱高列嶂遙連留戰壘
流泉鳴咽聽兵塵昔年事業今何在
惟見空臺說帝勞

子陵臺

吳璞

漢代英雄爭鵠起羊裘老子自龍藏
一溪綠水忘名利滿塢浮雲視帝王
線掛長霓風不斷鉤懸碧落月同光
底今往事烟波渺雨洗蘅饑意自芳

尋子陵鈎處

田介

臺上周迴看列山平巒如畫又如環
千林紅樹參差外一帶烟城香藹間
水靜曾無飛鳥集溪深時

有野雲還當年果使子陵在儘可披裘把釣閒

三義臺

李興運

臥龍雛鳳幾經秋剩有茲臺鎖碧流蜀鼎雲空英
氣在隆吟風邈暮烟愁農耕舊隴忘前跡客到層
巒憶盛遊知遇已成千載事月明高義照汀洲

古塔摩宵

張爾繪

浮圖削出欲連天曉掛唐州萬竈烟影射雲中天
柱落頂摩星際月珠懸風敲鈴鐸虛中響雨過菩
提空裏鮮造極披雲窮兩目須臾收盡宛山川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五

冬日登菩提寺塔

田介

一塔巍然高壓城扶欄俯瞰衆山平石門不扃流
雲過鈴閣空懸瓦雀鳴舊井千家荆棘滿荒郊十
月野茅生登臨勝概今何在四顧淒涼不禁情

夏日登菩提寺塔

古虞 黃開勳

登臨何處眼增寬躡屐浮圖更上看郭外千郊如
畫裏眺中孤影入雲端梵宮晝靜三時鎖石戶風
來六月寒寂寂荒城空極目 回鳥語夕陽殘

偕同人登菩提寺塔步韻

山陰 孫公亮

憑高瞻眺望中寬四顧蕭疎不忍看白水遠從襄
地去青山遙擁
舍同碁布梵刹幽
棲曲徑寒幸有禪房花木在呼童聊折幾枝殘

石柱擎天

杜芳美

巘岫石筍透雲生半壁青天兩柱撐樸父立停從
禹道不周觸折 鰲擎曠瞻眼底收淮甸高指雲
間問斗星 簡龍文都莫在雙環照取石頭明

探石柱山

陰山 孫霞堦

並峙高岡峻極天東荆砥柱至今傳龍門自昔知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六

誰鑿鰲駕當 獨爾懸測晷不須從日表留雲未
許着山鞭雙環繫得淮舟在此地何愁乏濟川

竹林晚

全毓賢

古刹緣城帶水開井烟浦霧日飛來清寒恣飽千
山雨碧瘦鋪茵一院苔野鶴歸棲青掩映落霞返
照綠徘徊月移虛影風絃奏却勝看花弄

過竹林寺

開勳

探勝荒郊陟遠岑 環林徑聯雙鳳疑
飛錫界曠三 解會心貝闕無塵啼 靜禪關

路雨花陰徘徊高閣逢僧話笑看浮雲徧古今

過竹林寺和黃

陰山 孫公亮

散步郊原向遠岑偶來澗外憩叢松間鳴玉閒

緣寂竹裏鋪金見道心閣上談經龍護法山

錫鳥棲陰謾言栢子西來意天竺流傳已到今

寒泉寺

田介

綠樹參差院捫寒泉一掬石梁蹲清風有力搖

龕影赤日無能瞰寺門閣道雨餘苔徑濕禪房竹

隱曉窻昏閒好共茗香坐不管人情寒與溫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七

虛洞傳聲

謝希堯

誰將洞府闢山巔石室欽破半天何處聲從碧

漢落臨茲白雲連孤巒自發蘓門嘯萬谷長

鳴伯子絃疑是神仙留雅奏遙從峭壁吐傳

響潭飛練

呂揚勳

峻層石壁噴天波洞口潺湲奏珮珂徹底

漢影浮空光湛白雲窩冰綃泣吐人泪雪練拋

從織女梭晴霽驚槎搔奈如何

蓮花捧佛

美

覓壑尋幽問 涯忽驚東土有蓮花 峯秀

池瓣層嶺長開烈 生浮水面風飄

落散天葩巨靈早識西來 故遣 山鬪翠華

寒泉漱玉 江之

晶瑩碧澗一泉生石面寒光映日明桐水源長本

自潔薇山風遠爲誰清氣來蛟窟凌沆 瀉冰

壺總玉瓊 由來飲水者可能無媿雪霜聲

龜井朝烟 苗振揚

靈物於今不記今井欄浮 暎朝烟伴鰲海底春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八

秋古吸月泉 雲霧鮮身 碧宵光不斷形歸紫

禁俗猶傳甲藏 外誰能識不門乾坤有變遷

北鄉卽 田 介

履畝由來世所譏山村何處覓柴扉林 絕鷹

鷗餓野蕩茅深鹿豕肥破壁驚看晴雨落空樂疑

有暮烟霏舊時王謝歡娛地指點荒苔是

桐江道上

荒莊列樹渾如垣 可

作土連天青 綠盈門藤蘿高下

差野鼠屯舊 長隄 馬道花茵

其二

百什人家一二存 嶙峋破 幾蘿

羊斷薦艸衣 苔石虎蹲病 婦腰鎌牽孽

犢抱雛孫 懽然乞得鄰家火 日暮湯勞扣遠邨

謁諸葛祠

黃開

漢業中衰 時群雄逐鹿 孰撐持 隆中高臥吟

梁甫泗上遺苗泣 路岐一出三分歸 正朔寸心千

載植網維祇

吳魏何人繫我思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九

分司對雨

顧

福

大叅

城壓層雲釀曉 槐庭白 坐消沉風塵宦路勞

何補霖雨 望正深幽艸含香 橫野澗饑烏尋

食下踈林閉門吏散 文書靜獨對鑪薰 吟

其二

分省森嚴地亦幽 山圍城郭水通舟 坐聞 鳴

鳴雨喜見當場麥 報秋白髮敢忘

繫細民憂蒼茫宦

眼逢

唐城懷古

迴文

懸線一河明 遠暮

上閣寺環山翠

泉碧水幽編遺攷處多書 端簡

七言古

唐城懷古

平鄙鼎

唐子巍峩峙 南午峯白玉並天參蓼 出爭

傳麗桐泌 萬派涵攬勝山川猶是昔低徊風

物皆塵蹟隋唐置郡名淮安分刺唐州代屢革轂

擊肩摩比戶 奔衝春花秋月絃歌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十

想見繁華

桑如震電忽焉荆棘

盈花縣城餘瓦礫留棲鳥野曠愁風吹鵠面蓬葦

晨星徧寒 鴻中澤悲犛獨誰家釜甑不飛塵

烟冷瓶罄疇 腹今歲犁鋤明歲休拋 北逐

波流石田有賦無新穀終年何日得忘憂 不見

芊芊芳艸綠狐兔穿林麓又不見白日 婦

子哀杼柚昔時蕃庶已成空山峙

載令人思名

節婦

桐山萃緯連 起淮

名媛韓家是父與

髮更截耳緬昔十七試織 天崩

刀誓死誰能顧孤兒兩月泣惶惶欲從夫

主欲撫孤兮已斷腸爲節則難爲烈易二 徘徊

心慘傷惟母從 專以一含悲洒淚拜 婦代

子兮母代 養怡然安荼苦內供厥親外延師

復爲黽勉持門 春花爛 秋月明蓬髮婆娑色

土丸熊課 惟恐失前武松節冰

唐縣志

卷之八

詩

十一

四十年紅

蘭芝頭角日崢嶸書

聲載繼 衣舞 麻用錫 無疆道傍觀者立若

堵共羨紫 褒嘉此中茹蘖誰能數從此頽風

振此流頑廉懦立報作覩片石屹然大 凜凜

大義照千古